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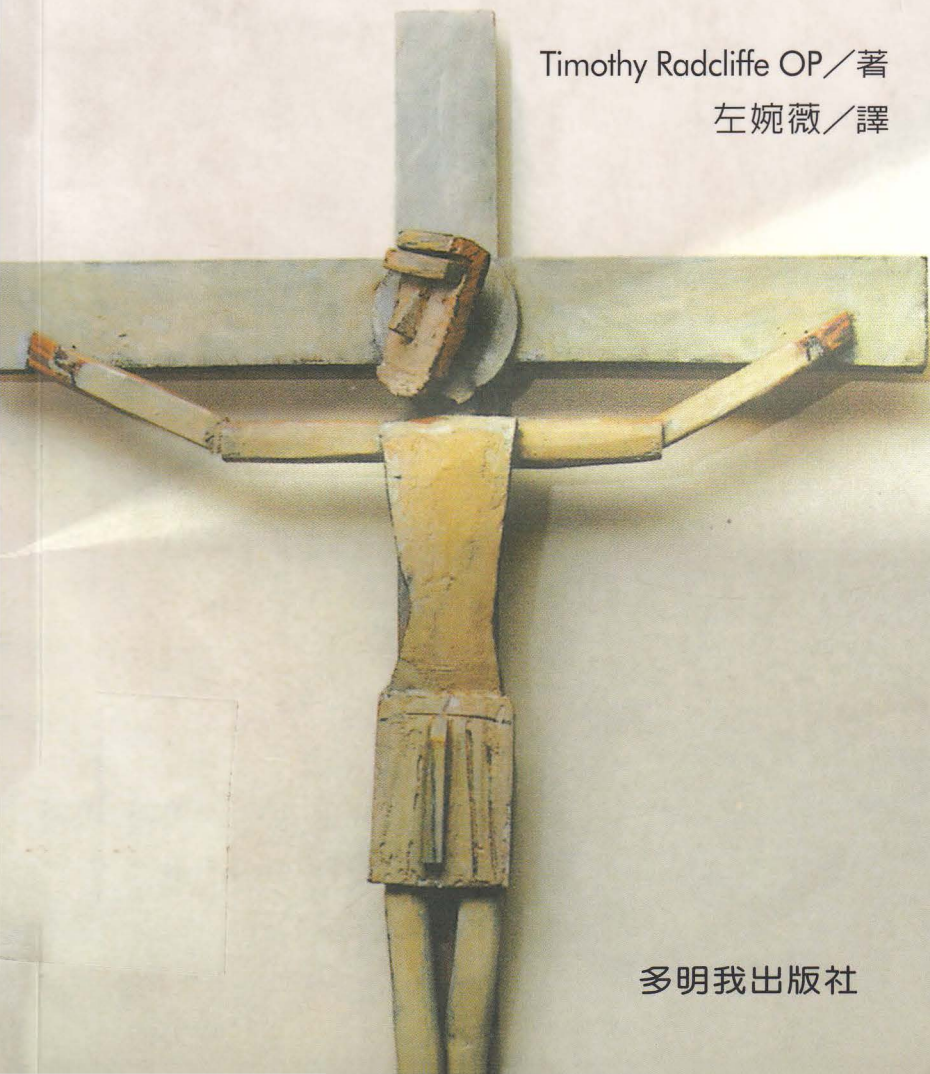


架上七言

SEVEN LAST WORDS

Timothy Radcliffe OP / 著

左婉薇 / 譯



多明我出版社

祭上七言
SEVEN LAST WORDS



Timothy RADCLIFFE OP



左婉薇 譯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80 Maiden Lane, Ste. 704, New York, NY1003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The Work (Chinese vers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orporated by the Chinese Dominican General Vicariate, Taiwan.

美國紐約 **Continuum** 出版社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80 Maiden Lane, Ste. 704, New York, NY10038)

保留本書一切版權。本書內容除經由書面方式向出版社取得准許，否則不准以任何電子或機械方式，包括影印、錄音或任何資料庫存和恢復系統，翻印或傳播本書。

本書原文書名為 SEVEN LAST WORDS，為道明會前任
總會長 Timothy Radcliffe 所著作，由美國紐約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出版英文版本，
中華道明會經由合約方式取得中文版權，
委託多明我出版社在台灣印刷及發行。

架上七言
SEVEN LAST WORDS

架上七言

目錄

前言

在起初已有聖言 1

架上七言

1. 「父啊，寬赦他們吧！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 34 17
馮邁克做的十字架 21
2.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路廿三 43 25
諾福克監獄在俗弟兄會的十字架 29
3. 「女人，看，你的兒子！」…
「看，你的母親！」若十九 26 ~ 27 31
聖克萊孟教堂的十字架 35
4.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你為什麼捨棄了我？」谷十五 34 37
海地的十字架 41

5. 『我渴。』 若十九 28	45
薩爾瓦多的十字架	50
6. 「完成了。」 若十九 30	53
十字架唸珠	56
7.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 路廿三 46	61
愛滋病患的聖殤像	66

後記

跨越寂靜	68
------	----

我們的話

跨越暴力	81
征服美洲	84
屠殺猶太人	88
911 事件	92

前 言

在起初已有聖言

1993年12月7日傍晚，我剛從羅馬飛抵耶路撒冷，準備視察道明會的聖經研讀中心——聖經學院。不料行李還沒打開，就接到父親病危的通知。我立刻飛回英國，全家人一起陪父親走完他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他一向熱愛音樂，所以我們買了一台隨身聽，讓他在病房聽。我問他想聽什麼CD，他說要聽莫札特的「安魂曲」及海頓的「架上七言」。這是他為自己的死亡做準備的方法。所以我從福音記載耶穌留下架上七言的地方飛回來陪父親，而他正靠著這七言的幫助，面對自己的苦難。

對架上七言的敬禮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四部福音的作者共同編織出耶穌生平的故事，也把祂在十字架上臨終的七言集合起來，成了後人默想的主題。這七句話經過聖文德(St Bonaventure)的註解及方濟會士的推廣，成了中世紀末期虔心敬主的重要象徵。人們常把這七言和基督七傷放在一起默想，也視之為對付七罪宗的方法¹。根據聖伯特的每日七次祈禱時間(Hours of St

Bede) 所述，凡默想耶穌架上七言的人必得救，在他離世前三十天，聖母必顯現給他。

但是當有人請我在 2002 年聖週五到西雅圖主教座堂講耶穌架上七言的道理時，老實說當時真有點猶豫。因為這個題目似乎屬於一種比較灰暗的靈修，只是一味在看苦難和罪惡，這是我不太能認同的。當然福音說過：我們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基督，但在我看來，這經常演變成一種毫無喜樂、簡直否定生命、甚至有些自虐狂味道的基督教義。聖十字若望曾說：「真正渴望天主智慧的心靈會先渴望受苦，因為這樣才能更深入十字架的氛圍中。」²不過我得承認：我一點也不渴望受苦！只有看到了莎翁名劇「理查二世」，才會想起這些憂悶的話：

讓我們談談墳墓、蛆蟲和墓碑吧！

讓我們以泥土為紙，用我們淋雨的眼睛

在大地的胸膛上寫下我們的悲哀。

讓我們找個遺產管理人，商議我們的遺囑吧！³

我的信仰是關於生命的，我相信一位嬰孩誕生了、且戰勝了死亡。當然這免不了要經過聖週五的苦難，但何必把注意力停留在那個時刻？我已經見過太多苦難和

死亡了，尤其在視察修會時，去到像盧安達和布隆迪（Burundi）這些地方，不可能對當地的暴力視而不見。此外，很多弟兄臨終時，我也陪在他們身邊，看到一些言語說不出，眼睛卻看得到的事。因此我連該不該講「一篇」有關耶穌苦難的道理都心存懷疑，更別說七篇了。面對天主聖子死亡這種恐怖、駭人聽聞的荒謬行爲，還有什麼好說的？它已經爲話語劃下了句點。難道一定得講個不停嘛？還能做的不就只有等待復活節到來嗎？不過爲了紀念和我分享信仰的父親，我還是願意講「架上七言」的道理。這七句話在他面對死亡時，給了他力量。那它們能給我什麼呢？

遺言是很有意思的話。人類是說話的動物，活著就要溝通。死亡不只是肉體生命的終止，也是從此一片死寂。因此當寂靜就在眼前時說出的話特別有啓發性。有些人可能像澳洲銀行大盜奈德·凱利（Ned Kelly），被處死前發出聽天由命的感嘆：「這就是人生！」十九世紀英國首相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的口氣則更狂傲或更務實：「我最不願做的事就是死。」也有人非常豪放，像是一位內戰將軍曾說敵軍的狙擊手「隔這麼遠的距離，連大象也打不中！」不幸他卻說錯了。我們中很少人有羅馬皇帝衛斯帕西（Vespasian）那種宏偉氣度：「我真傷感！我想我要變成神了！」法國大革命

時期的英國首相少年彼特（Pitt the younger）據說在臨終時說：「喔！我的祖國！我怎能離開你！」不過根據更可靠的史料記載，他說的其實是：「我想吃一個貝拉米的肉餅。」事實上很多人死前的要求都是食物和飲料。聖多瑪斯就想吃新鮮的鱈魚，結果真的奇蹟式的吃到了。俄國劇作家契科夫（Anton Chekhov）說：「再怎麼趕，也要先喝杯香檳！」

這本小書關心的不只是一個人的遺言，一個一世紀的猶太人臨終時說了些什麼，我們看到的是天主聖言在面對死寂時說出的話。身為基督徒，我們相信萬有能夠存在，都是靠自起初即有的聖言滋養，祂是我們所有生命的意義。就如聖若望在若望福音序言中所說：「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若一 4）對我們來說，要探討的不只是祂生命的意義，更是每一個生命的意義。當祂不能出聲時，全人類的話語是否也一起陪葬進了墳墓？

我們所相信的復活不只是這個死去的人又活了過來，我們還相信聖言沒有被壓抑，這七句遺言永存不朽，墳墓沒有吞噬它們，不只是因為它們和蘇格拉底的遺言一樣，被人聽到、記住、也寫下了，還因為墳墓的死寂從此被打破，這些話已不再是遺言了。「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祂。」（若一 5）

殉道者死前常要求要發言。不論是為無辜辯解或為宣示信仰，在面對死寂時，總希望自己的話能被人聽到，因為天主聖言當時也沒有被禁聲，而且永遠不會。早年的烈士常因拒絕交出福音的話而殉道。更確切地說，他們是不願成為生命之言的叛徒，因為這些話已經交付給我們了。羅馬總督問聖猶埔里斯（Euplius）為何不願交出這些經書，他答說：「因為我是基督徒，基督徒不可捨棄經書。寧可死，也比交出經書好。聖經裡有永生，誰若捨棄經書，就會失掉永生。」⁴

對基督徒來說，問題不只是耶穌的架上七言是不是真理，更重要的是：人類的話語，包括不同信仰的人說的話，究竟有沒有意義？在面對最終的死寂，當整個宇宙都變得冰冷、了無生氣時，所有追尋人類存在意義的努力是否就白費了呢？我們到底是活在從創造到天國的天主計畫中，還是只是在宇宙大爆炸到最終死寂的過程中？

基督徒的故事是一齣關於話語和其意義的戲，探討的不只是天主聖言，也還有我們的話。這齣戲從聖言開始，萬有是藉著祂而造成的。中世紀的神學家喜歡默想這個故事中一個很戲劇化的時刻，就是天使加俾額爾顯現給瑪利亞，傳報她將懷孕生子時，瑪利亞會說：「我願意」嗎？他們很喜歡想像瑪利亞還在猶疑不決時，全

人類都在緊張的等待著她的答覆。亞當、厄娃以及所有的亡者都在催促她。整個受造物都屏息以待。天主聖言能否降世就在她的一句話。聖納德（St. Bernard）懇求她：「童貞聖母！請快答覆天使吧！……快說句話，好領受聖言吧！把妳有的獻給天主，也領受天主的吧！……爲何要遲延？爲何要顫抖？只要相信、開口說話、接受。⁵」這段話足以代表我們這些會說話的人類最大的責任：我們的話能帶來生命，也能帶來死亡；能創造，也能毀滅。這齣戲的高潮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的臨終遺言。這些話是無價的珍寶，因爲靠著它們才能堅信人類的話語有力量超越死亡，碰觸到人生最終的命運和目的。即使我們的話語未必足以揭開天主的奧秘，但它們絕不是空話。

在勞勃鮑特（Robert Bolt）的金像獎得獎影片「良相佐國」（A Man for All Seasons）當中，瑪格（Meg）爲了救父親摩爾（St. Thomas Moore），勸他按照英王亨利八世的要求發誓，反正大可陽奉陰違，在心裡否定這些誓詞。可是摩爾答說：「誓言是什麼？不就是我們對天主說的話嗎？瑪格，一個人發誓的時候，就等於把自己握在手中，就像握住水一樣。若一鬆開手指，那麼……就不用指望再找回自己了。⁶」我們不僅相信人類的存在有某種特殊意義，而且這個意義超越所有人類的話

語。有這樣的信心，我們就能在不同信仰或沒有信仰的人當中找到盟友和老師。這七句遺言鼓勵我們相信話語的重要性。基本上，會和我們起衝突的不是那些用其他話語表達他們信仰的人，而是完全不相信世上一切有任何意義的人。因此誰若在乎話語、重視意義，就能幫我們聽到聖言，看到全人類的生命和光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詩人米洛茲（Czeslaw Milosz）曾寫道：「詩的本質永遠是在歌頌生命。」⁷另一位文學獎得主愛爾蘭詩人奚尼（Seamus Heaney）則談到詩的「功用是做一個轉變或進化的媒介，幫助人追尋夢寐以求更光輝、更慷慨的生命。」⁸

我去薩爾瓦多的大學參觀耶穌會士遭槍殺殉道的房間，看到匪徒也朝他們的書開槍，基鐸的《新約神學辭典》彈痕累累。當時這本書正翻開在論聖神的章節處，祂的啓示在福音所有的文字裡都看得到。那些兇手不但痛恨神父，也仇視他們的話。但這些被仇恨矇蔽的人心中一定也有某種盲目的飢渴在驅策他們，也在尋找意義。

2003年5月，有人帶我參觀柬埔寨金邊市的波布罪惡館（Tuol Sleng Museum），這只是波布政權集體殘殺人民的數百個刑場之一。紀念館到處可見「肅靜」的標語，要求訪客絕對靜默，因為「死亡」對任何聲音都

很忌諱。這種寂靜是這片殺戮刑場的第一道陰影。監獄牢房的牆上陳列了幾千張被禁止出聲者的照片，有些人面無表情地看著鏡頭，還有些人，特別是年輕人，則在微笑，彷彿希望有人回應。他們中只有一個人活著出來。

通常對話語的攻擊不會如此聲勢浩大。惡勢力會讓語言變得平凡無奇，摧毀話語的美麗，抹去其間的細微差異，讓人小看話語的重要性。道明會的賀伯·麥凱神父（Herbert McCabe OP）曾寫道：

難怪希特勒用餐時的談話如此無趣。他低劣的惡行貶損了人類的意義，就像低劣的爛文章會貶低語言的價值一樣。他外表似乎在溝通，骨子裡卻絲毫沒有表達自己，也沒有付出或實現自我。如果我說的「生命是靠溝通形成的」這句話沒錯，那麼他的談話只會減少生命或減少我的存在。⁹

現今是一個英語文學展現驚人創造力的時代。來自英國各族群團體及世界各地的年輕小說家、詩人，為英語開創出廣闊的一片天，把英文變成一種充滿活力又年輕的語言。但是在媒體上常看到英文的格調降低了，因為人們在使用英文時一點都不謹慎，完全不注意各個字

的特色及之間的細微差異。這種做法摧毀了人類的共融。在周遊列國九年之後，我回到英國落腳，很訝異的發現幾乎每個人說的都是河口英文（Estuary English）。這種新的通用語會出現，一定是出於善意，想要推翻過去使英國社會四分五裂的階級差異。我小的時候，人們只要一開口，就知道他屬於社會哪個階層。所以語言不只是人類共融的工具，也能區隔彼此、劃分界線，或表現優越感。感謝天主！這種情形已經越來越少了。但若是爲了消除社會的階級區分，就故意降低大眾談吐的格調，也會損害我們賴以建立共融的工具。貶低語言的重要性會阻礙我們和不一樣的人共度團體生活的能力。如果我們的共融只是和志同道合的人稱兄道弟，當然不需要講究措辭用語的精細，就像大家聽到的，在下議院只要會高分貝的嗆聲、呼口號或報以噓聲，就夠了。

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寫過一本很美的書，叫做：《實際的存在》（*Real Presences*）副標題爲：「我們的話有意義嗎？」（*Is there anything in what we say?*）。書中探討了過去一百多年來，話語和世界之間的盟約破裂了，我們不再相信話語有任何意義。但是在耶穌的架上七言裡，我們看到了話語和寂靜之間、意義與荒謬之間的競賽，而且也相信勝負已經分出高下。

1985年布萊恩·基南（Brian Keenan）到黎巴嫩教英文，遭人綁架，囚禁了四年半。最初幾個月，他被單獨拘禁，常常身陷一片漆黑中，搞得他幾乎發瘋，後來就靠著文字撐了過來。他在找到的每一張紙片上、在牆上塗鴉，證明自己還存在。他經常寫詩，因為這樣綁匪很難看得懂。靠著埋藏在記憶深處，如今卻浮上意識、給他生命的話語，他得到力量。有一回在與匪徒的抗爭中：

布雷克（Blake）的名言突然浮現腦海：「憤怒的老虎比受教的馬聰明。」一想到這點，我就默默的在心中哼唱：「把我的閃亮金弓拿來！把我的慾望寶劍遞上！」這時又有話在我的腦後跳躍：「縱使我走過死蔭的幽谷，我也不畏懼邪惡。¹⁰」

這些話讓他得以保持神志清楚，並且活了下來。同樣的，耶穌的架上七言也可能存留在我們的理智、心靈中，在我們面對一切失敗、損傷、寂靜和死亡時，給我們力量支持下去。

耶穌受難史中記載的一些事，像是兵士瓜分耶穌的衣服以及最後祂說口渴，據說都是為了「應驗經上的話」而發生的。這一點在我們聽來可能很奇怪，好像耶穌是

個演員，照著劇本的指示在走台步：「現在我該說：『我渴』了。」事實當然不是如此，這些話是在提醒我們：加爾瓦略山上確實有一齣戲在上演。說起來，被羅馬兵釘十字架的人何止成千上萬，死屍掛樹頭的景象也已司空見慣，尤其在政局動盪不安的時期。因此耶穌的死本來可能就像一般古代的死刑，沒什麼特別意義，反正這種事原本就會發生。對我們來說，耶穌的十字架是無數畫作、馬賽克、雕塑和雕刻的中心，放在聖殿的中央；但是福音作者知道：當時的情景未必如此。它只不過是羅馬帝國一個小小省份中，一個無足輕重的城市裡，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發生的一件不引人注意的事。奧登（Auden）在他的名詩「美術館」（Musée des Beaux Arts）中告訴我們：

說到苦難，他們從沒弄錯過，
那些古代的大師：他們深深明瞭
苦難在人間的地位。苦難降臨時，
總有人在用餐、開窗或只是漠然走過；
當老年人正虔心、熱切地盼望奇蹟誕生時，
總有不特別希望它發生的孩子恰巧在林邊的
池塘上溜冰：

大師們從未忘記，
即使悲慘的殉道也必會在角落
順其自然的發生，在髒亂的地方，
狗兒照常過著狗的日子，迫害者的馬匹
在一棵樹幹上磨蹭著牠無辜的後臀。 11

之所以提到這些事應驗經上的話，是為讓我們明白：雖然在當時的路人眼中，發生的事可能沒什麼重要——只不過是另一名混混受到應得的懲罰——但它其實是天人關係的故事中，人們期盼已久的高潮。因此所有這些經書以及我們為了尋找意義曾經用過的一切話語，才是我們要探討的。

架上七言：在聖經中，「七」是象徵圓滿的數字。天主創造天地時，在第七天休息，所以那是完成及滿全的日子。這七言也是天主那個創造工程的完成。我很驚訝地發現這七言居然自有其美麗的結構，一開始的對象是天主，到了中間，因為察覺不到天父的臨在而大聲呼喊，最後又回到對天父說話。耶穌對我們說的話也被包括在這種祂與父的關係中，就像我們要在聖三的生命中才能找到居所一樣。我們在聖三的對話內憩息。而耶穌對站立在十字架下的人所說的話，也一句比一句親密，彷彿死亡把祂一步步地推向我們，而不是把祂帶走。一

開始耶穌以君王的口吻對我們說話，後來卻演變成了我們的弟兄，最後還進到我們內心最深處的孤寂與失落中。

臨終時雖僅有七言，但在復活時，這位生命聖言所說過的一切話都得到滿全了。用法國神秘主義者聖蒂埃里的威廉（William Saint-Thierry）向天父說的話來說就是：「天上的父啊，耶穌在世上做的每一件事，說的每一句話，就連所受的侮辱，被人吐唾沫、鞭打、釘十字架、埋葬在墳墓裡，這一切都是祢在子身上說話，用祢的愛吸引我們，要我們以愛還愛。」¹²

因為這七言是生命聖言所說的話，所以只有在復活的光照下才能懂。當聖言從墳墓中復活時，不只是為十字架上的話背書，也不只是證明祂一直是對的，而是在這個時候，這些話找到了圓滿的意義。例如第一句話：「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復活不只確認了這句話，保證天主真的會寬赦我們，也讓我們看到什麼是寬恕。寬恕不是忘記過去，而是一種復活的轉變，是天主隱藏不住的創造力，是一個空的墳墓。

在以下有關七言的每一篇默想都有一張十字架的圖片，外加簡單的說明。剛好我房間裡有七個十字架，而且很奇妙的，不用刻意安排，它們恰巧分別適合闡述架

上七言中的每一句。除了最後一個之外，其餘六個十字架都是別人送的。三個來自拉丁美洲。倒不是說拉丁美洲人比較慷慨，只是反映出拉丁美洲人是以聖週五的苦難做爲他們靈修的中心。經過數百年殖民主義及貧窮的蹂躪，拉丁美洲的復活節似乎更令人有望眼欲穿的感覺。

送人十字架做爲友誼的標記似乎有點奇怪。但我發現默想十字架奧蹟並不會使我思想灰暗。活在十字架的陰影下並不是索然無趣，也不會否定生命。這七個十字架，每一個都在邀請我聆聽那打破死亡的寂靜、現今仍然生活的聖言。果然我父親是對的。這並不是說死亡不重要或是不會有痛苦，只不過穿過一層薄紗而已。賀伯·麥凱神父寫道：

死亡，人類的死亡是一種粗暴的行爲，大多數人都同意：孩童的天折總叫人錯愕，因爲他連走一回人生旅程的機會都沒有。但我認爲，從某個角度來看，每一個人的死亡都把一個本來有無限發展機會的故事攔腰斬斷了。¹³

這些十字架，每一個都要我們正視基督的死這件粗暴的行爲，但它們也幫助我們看到：一個嶄新生命的話

語已經在萌芽了。

附註

1. 參閱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tars*, New Haven, 1992, pp. 248ff.
2. *A reading from the Spiritual Canticle*, Red. B, str. 37.
3. 第三幕，第二場，145 行
4. *The Acts of the Christian Martyrs* intro and trans. Herbert Musurillo, Oxford, 1972, p. 317.
5. 'In Praise of the Virgin Mary', Hom. 4.8.
6. New York, 1960, p. 140.
7. 'The Real and the Paradigms', *Poetry Australia*, No. 72, October 1979, p. 24 quoted in Seamus Heaney, *The Redress of Poetry*, London, 1995, p. 158.
8. Heaney, *The Redress of Poetry*, p. 114.
9. *Law, Love and Language*, London, 1968, p. 100, reprinted 2003.
10. *An Evil Cradling*, London, 1992, p. 238.
11.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 London, 1966, p. 123.
12. The treatise *On Contemplating God*, Nn. 10.
13. *Hope*, London, 1987, p. 24f.



馮邁克 (Michael Finn) 做的十字架

架上七言

1. 「父啊，寬救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 34）

今天第一句講給我們的話是「寬恕」。耶穌在還沒被釘十字架、受凌辱、死亡之前，就先寬恕了。寬恕總是先來。如果不從寬恕開始，我們可能受不了聆聽耶穌受難史。在我們犯罪之前，就已經先被赦免了。不用費力賺取，甚至不用抱歉，寬恕就已經在那裡等著我們了。

這些話聽起來很美，但未免也太寬宏大量了吧？好像我們做什麼事都沒關係。幾週前，朋友邀我去他們家度假。他們有一對可愛的雙胞胎，而他們的育兒理論是：一定要讓這對嬌兒為所欲為。這個假期過得很愉快，但我回家時，非常慶幸自己是獨身。他們認為：這種育兒法會讓孩子長大時有很深的安全感，知道自己無論做了什麼，都仍會被愛。不過我真懷疑。孩子長大以後，難道不會以為自己做什麼都無所謂嗎？如果你知道自己不論做什麼，都會被原諒，何必還要努力行善？「那位茂德老兄剛剛謀殺了另一位會士！真煩人！不過

親愛的天主一定會寬恕他，所以沒關係。」

寬恕先來，這簡直是福音的恥辱！可是天主並不是不在意我們做了什麼，天主不會忘記我們釘死了祂的聖子；我們也沒把這件事拋在腦後。沒錯，在聖週五我們聚在一起，就是要來聆聽基督的苦難與聖死，記起人類曾拒絕、羞辱、最後還謀害了天主聖子。因為有寬恕，我們才有勇氣記起這可怕的罪行。

寬恕所談的不是天主忘記了聖週五的苦難，而是天主在復活節讓聖子從死者中復活。如果寬恕是遺忘，那麼天主非得染上最嚴重的失憶症，才忘得了這一切。但寬恕是天主用祂無可想像的創造力接下我們的所作所為，讓它們結出美好的果實。中世紀用生出花朵的十字架來象徵天主的寬恕。十字架原是痛苦的醜陋標記，象徵人類有能力拒絕愛，也有能力做完全無益的事。但在中世紀畫家的筆下，十字架在復活主日開出了花朵，就像架上七言第三句的插圖中羅馬聖克萊孟教堂（San Clemente）拱壁上的畫。枯木生出了蔓苗和花朵，寬恕讓死者復生，化醜陋為美麗。

寬恕意味著十字架是我們的新生命樹，我們要吃它結的果實。西元四世紀時的金口聖若望在談到十字架樹時，曾寫道：

1. 「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 路廿三 34 ·

這棵樹是我永遠的救援，它是我的滋養，我的聖宴。我在它的根裡紮下我的根基，在它的枝葉下成長，在它的樹蔭下搭起帳棚休息，享受清晨的露水。它開花，我也跟著開花。它的果實，那自起初就為我保留、任我隨意享用的果實，帶來了圓滿的喜樂。這棵樹是我的食糧，是為我解飢的美食，是為我止渴的水泉，是我遮身蔽體的衣裳。它的樹葉釋放出生命的氣息。我若畏懼上主，它就是我的屏障。我若跌倒，它就是我的棍杖。它是我要奮力奪取的獎品，是我勝利的酬報。它是我修直的窄路，也是雅各伯的天梯，天使在其間上上下下，上主親自站在這天梯的頂端。¹

寬恕讓我們敢面對自己做過的事，有勇氣記起我們的一生，其中的失敗和挫折、我們的殘酷及缺乏愛。我們敢去記起自己原來一直是如此卑鄙、吝嗇，也敢回憶自己的齷齪作為。我們敢去回想，不是為了要羞愧自責，而是為了接受天主創造力的改造。祂不會放著我們不管，好像我們做什麼事都無關緊要。我們只要踏入這寬恕之門，祂就會變化、改造我們。一切不孕的、乾枯的都將結出果實，所有的荒謬都將找到意義。在「魔戒」的結尾，山姆在一個不毛之郡周圍灑下精靈給他的神奇

肥料，結果第二年春天，每棵樹都開花了。這肥料就是寬恕最好的代表。

耶穌不僅為釘死祂的猶太人祈求寬恕，祂不是唯一被釘十字架的人。左右兩邊還有兩人，他們代表從古至今我們釘死過的數萬人。想想納粹屠殺猶太人時，有多少基督徒不是幫兇就是未能堅持立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曾祈禱：

我們知道加音的記號還在我們額頭上。二千年來，我們的弟兄亞伯爾一直躺在我們造成的血泊中，因為我們忘記了祢的聖愛，也為此淚流不已。請寬赦我們誤把詛咒放在猶太人身上，原諒我們再一次在他們身上釘死祢，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做的是什麼。²

今天我們用經濟打造的帝國主義製造了這麼多貧窮，誰又是被我們釘死的人？透過我們的暴力和戰爭，我們又在釘死誰呢？即使在自己家中，我們又傷了誰？既然我們知道寬恕會先來，何妨睜開眼睛大膽去看吧！

1. 「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路廿三 34 —

馮邁克 (Michael Finn) 做的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是一位朋友馮邁克送的，他也是另一位道明會士李察的父親。邁克的抽象畫名聞遐邇，但過去二十年來，他也創作過一些震撼力非凡的耶穌受難像，大多是用浮木拼成。這些浮木是他和太太賽莉 (Cely) 在自家附近康渥 (Cornwall)³ 的海灘散步時撿來的。邁克在 2002 年聖枝主日去世，就是耶穌榮進耶路撒冷去受死的日子。

如果寬恕是天主的創造力介入，來改變我們的醜陋和不受教，那麼或許我們要靠像邁克這樣的藝術家，才最能表現出這種精神。美不是一種裝飾，而是要讓人看出天主的恩寵在我們的生活裡做工。西滿·威爾 (Simon Weil) 說上主的微笑有聖事的功效。藝術可以讓人看出即使像十字架這樣醜到極點的東西，也能被人當成一種美。在「十字架之夢」(The Dream of the Rood) 的古詩當中，十字架被形容成像：

一棵神奇的樹，高聳入雲，周圍有世間最閃耀的光芒簇擁著。它的樹幹全包著金箔，底座上鑲著華麗的珠寶。在它的肩頭上也有五顆寶石，綻放出燦爛的光彩。

據說米開朗基羅找到過一塊很難看的大理石，是另一位畫家因為雕刻不成，一怒之下毀了的石材。米開朗基羅就用它雕出了著名的大衛雕像。天主的寬恕就是用這種超越我們理智的方法在工作。寬恕意味著：在走向天國的途中，我們的罪過成了有價值的。沒有任何失敗是真正死路一條，因此聖奧斯定說：亞當、厄娃的原罪是幸運的罪過，快樂的果實，因為它為我們賺得了基督的來臨。我們犯罪時的作為毫無益處、愚蠢之至、只會摧毀生命意義，而寬恕可以使我們的人生成為一個有目標、走向幸福的故事。

十八世紀日本有一位名畫家賀加塞（Hokasai），他把日本聖山——富士山——美不勝收的景色畫在一只花瓶上。有一天花瓶不小心摔破，他收集了碎片，慢慢的一片片用黏膠拼湊起來。但是為了紀念這花瓶經歷的劫難，他把每一個接點用一條金線連接起來，結果花瓶變得比原來更美。

附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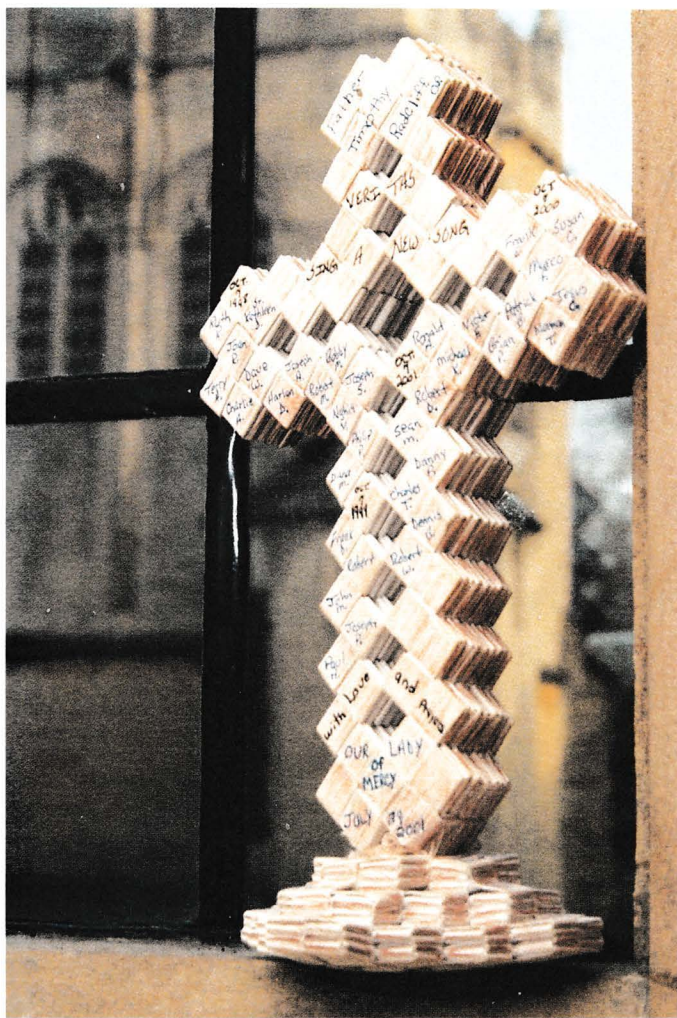
1. 摘錄自口課，有多種譯本。
2. Quoted in Eliezer Berkovits, *Faith after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73, p. 26.
3. 安道·菲利浦（Anthony Phillips）曾在新書 *Entering into the*

1. 「父啊，寬赦他們吧!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

-路廿三 34

Mind of God, London, 2002 當中，用馮邁克的十字架做架上七言默想的插圖。

4. *Anglo-Saxon Poetry*, trans. and ed. S. A. J. Bradley, London, 1982, p. 160.



諾福克監獄在俗弟兄會的十字架

2.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路廿三 43)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在耶穌受難的聖週五，祂從死者中復活的前兩天，耶穌就一語驚人的宣佈：「今天」這位好盜就要和祂一同在樂園裡。由此可看出天主的時間觀和我們不同：天主在我們還未犯罪前，就寬恕了我們；耶穌在自己尚未由死者中復活前，就許諾要帶這位強盜進入樂園。這是因為天主生活在永恆的「今天」。而今，天主的永恆闖進了我們的生命。永恆不是發生在萬世的終結，或在我們死後，每一次我們願意去愛、去寬恕，就已經踏進了永恆一步，也分享了天主的生命。這就是為什麼即使在聖週五痛苦與死亡當前的時候，我們還能喜樂。

有一回我去醫院探望一位來日無多的道明會士吉凡斯·馬修 (Gervase Mathew)。他對我說：「茂德，我快死了。去買兩瓶啤酒來，我們為天國好好乾一杯吧！」於是我就邊流淚邊走到最近的商店買了酒來。兩人喝到一半時，一位護士經過，看到了就說：「吉凡斯神父，你知道你在服藥中，不可以喝酒的。」他答說：「別傻了！明天早上我就要死了，所以現在要為天國舉杯慶祝！」後來我告訴吉凡斯：我得打個電話取消當晚在倫

敦的課程。他聽了就說：他從來不曾妨礙任何人教學，所以堅持要我去上課，而且還答應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時，他還會在。結果他真的在。

這個人對耶穌說：「當你來為王時，請你紀念我！」他認出耶穌是一個國王。接受這樣一位受人羞辱、被釘在十字架上、看來毫無能力的人做國王，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耶穌許諾我們將得到福樂，而且祂說話算話。天主造人就是要人快樂，所有威脅我們快樂的勢力都不能得勝。快樂不是一種時有時無的情緒，活著就是快樂。我們必能享受到天主為我們安排的這個宿命，一切都不能阻擋我們，因為一切都在耶穌的權下。

我們處在一個挖空心思尋找快樂的社會，可是我們常活在恐懼中，擔心一切可能奪走快樂的事：孤寂、關係破裂、失敗、貧窮、恥辱，但是今天我們要歡欣踴躍，因為耶穌也對我們說：「你要和我在樂園裡。」我們只要在這恩寵降臨時，伸手迎接就行了。

福音從未說左右兩邊的人是盜賊，只說他們做錯事，但傳統都稱他為「好盜」。這種說法很聰明，因為他確實知道如何抓住原來不屬於他的東西。他使出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一擊，白白地得到了天堂。我們也和他一樣，所以只要知道如何領受這份禮物就可以了。

我們家有六個小孩，其中五個是男的。我父親是個

2. 「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

路廿三 43 -

板球迷，我的兄弟也大都精於此道，只有我最差。小時後父親會叫我們圍成一圈，練習傳板球。我們得學會接球的技巧。天主也常常丟快樂給我們，我們得學會睜大眼睛，伸長手臂，才能在快樂來時接得住；只要夠眼明手快，就能接到天主源源不絕丟來的快樂。

耶穌給的快樂是什麼？祂把快樂形容為樂園。這個詞源自波斯，意思是「圍牆裡的花園」。中國人有一種說法：「如果你想快樂一個禮拜，就去結婚；如果想快樂一個月，就殺隻豬；如果想永遠快樂，就蓋個花園。」我這個傳統的英國人很喜歡這種比喻。但樂園不只是永遠在玫瑰花叢裡漫步。

馬爾谷福音一開始提到耶穌受洗，當耶穌從水裡上來時，有聲音從天上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因你而喜悅。」聖三生命的中心就是這種父因子而喜悅，子因父而喜悅的關係，那就是聖神。十四世紀的德國道明會士梅斯特·愛卡特（Meister Eckhart）說過：「聖父與聖子相視而笑，祂們的笑聲生樂趣，樂趣生喜悅，喜悅生愛情。¹」他描述上主的喜悅就像馳騁在草場的駿馬，迎空振蹄的狂喜。

福音所敘述的就是天主邀請我們在這種快樂中住下的故事。聖師佳琳（St. Catherine of Siena）把這種經驗比喻為躺在軟綿綿的大床或在大海上逍遙。這是天主因

我們而喜悅，我們因天主而喜悅的生活。天主對我們每個人說：「有你真好。」我們可以帶著自己的軟弱、失敗站在天主台前，就像好盜一樣。天主仍舊會因我們的存在而喜悅，並許諾要讓我們進樂園。

有一部英國電影「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描寫兩位準備參賽奧運的選手，他們的夢想是擊敗美國隊。其中一位是蘇格蘭長老會的教友艾瑞克·里多(Eric Liddel)。他說：「天主讓我跑快，因為我在跑的時候，感覺得到天主因為我跑得快而喜悅。」不管我們是什麼樣子，天主都喜歡。除非人們看得出天主喜歡他們，否則教會說任何話、談任何道德教訓，都沒用。福音的好消息就從這裡開始：耶穌與稅吏和娼妓一同吃喝。在人們明瞭這種喜樂之前，不可能懂其他任何事。

這種快樂並非不參雜悲傷。所有最喜樂的聖人也都常憂愁悲傷。聖道明白天與弟兄一同歡笑，晚上則為世界的苦難與天主一同哭泣。聖方濟常常滿心喜樂，卻帶有十字架的五傷。當他在印五傷的聖地拉維納山上(Mount La Verna)仰望總領天使時，「心中滿溢著甜蜜與悲哀之情，兩相交錯，驚奇奧妙。他感到極大的喜樂……但也有道不盡的哀傷與痛苦！」²快樂是指分享天主見到人的喜悅，但這也表示我們必須分享天主因祂子民的痛苦而感到的悲傷。你不能只取其一，不要另一

個。悲傷可以掏空我們的心靈，空出位置讓天主的快樂住下。

快樂的相反詞不是悲傷，而是鐵石心腸，是拒絕被別人感動，是給心披上盔甲，不為外界所動。想要快樂，就必須卸下盔甲，走出層層保護。這樣做很容易受傷。所以快樂和真正的悲傷都是一種無我的境界，把我們從自我中解放出來，去看看別人，因他們而喜樂，也為他們的痛苦而悲傷。執迷不悟的壞盜不願這樣做，但悔過向善的好盜卻敢，即使是在十字架上。這就是為什麼他能得到進入樂園的恩寵。

諾福克監獄在俗弟兄會的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是由美國麻州諾福克（Norfolk）監獄裡在俗道明弟兄會的會友製作的。我們在那裡的弟兄大多刑期很長，有些永遠不得假釋。2001年7月29日道明會在羅德島召開總會議期間，我去到他們那裡，和他們相處了一段時間。本來以為我得去給他們打氣，沒想到卻是他們給我帶來很大的喜樂。他們送我的禮物中，有一個蠟雕的聖道明像和這個紙做的十字架。為了安全考量，他們不准使用更堅硬的材料。

他們在十字架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們不知道那

位在十字架上蒙天主許諾樂園的人叫什麼名字，但我每天都看到這些在忍受自己十字架苦刑的弟兄的名字。他們問我：既然是這個監獄裡的宣道會士，他們的聖召是什麼？我給他們的建議是：做傳報希望的宣道士。對監獄高牆裡、牆外的人來說，這就是他們的身分。臨走時，他們給我二百朵很美的紙玫瑰，送給參加總會議的代表一人一朵。這也是一種傳報福音的方法，讓人分享他們對快樂的希望。

在十字架的頂端，他們寫下了修會的會銘「真理」以及我第一本書的書名《高唱新歌》。在那個監獄裡，他們的臨在就代表：福音的真理已經在黑暗之處種下。在那裡，他們唱的新歌比我唱的悅耳多了。

附註

1. Sermon 18, in F. Pfeiffer, Aalen, 1962, quoted in Paul Murray, 'Dominicans and Happiness' in *Dominican Ashram*, September 2000, p. 132.
2. Brother Ugolino, *The Little Flowers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New York, 1910, p. 114.



聖克萊孟教堂的十字架

3. 「女人，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

(若十九 26 ~ 27)

耶穌看見母親，又看見他所愛的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家裡。

在聖週五的耶穌受難日，祂的團體瓦解了：猶達斯出賣了祂，伯鐸否認了祂，大多數的門徒都落荒而逃了。耶穌建立這個小團體的所有心血都泡湯了。可是之後，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看到這個團體又回來聚在十字架下，耶穌的母親得到了一個兒子，就是祂最親密的朋友；祂所愛的門徒也得到了一位母親。

這個團體不是隨便的團體，而是我們的團體。這就是教會的誕生。耶穌並未稱聖母為「母親」，祂說的是「女人」，因為聖母是新厄娃。舊厄娃是所有受造物的母親，而新厄娃是所有度信仰生活者的母親。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家庭，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母親和兄弟。

為什麼這個新家庭要在十字架下誕生呢？因為使人類團體分裂的是敵對和譴責。我們常對別人心懷敵意，只因他們和我們不同，他們是白人或黑人或中國人，是

猶太教或回教徒，是同性戀，是激進派或保守派。我們用譴責的眼光來看別人，千方百計趕走他們。社會上很多團體都靠排外的意識而建立，我們都在找代罪羔羊來背負我們的恐懼和敵意。

耶穌親自承擔了全人類的敵意及對彼此的譴責。祂是「匠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詠一一九）。英國神學家詹姆斯·愛里森（James Alison）曾說：「天主就像被我們趕出團體的那個人。」我們朝拜的中心是一個被團體驅逐的人。請大家想想：今天你控告了誰？你為社會的病態或自己的痛苦怪罪了誰呢？

做基督徒就要體認到我們的家誕生在十字架下。這個家不可以有人被逐出家門。我們都是彼此的兄弟姐妹。這不只是好聽的榮譽頭銜，像是稱呼司鐸為「神父」。在基督內，我們是親戚，有同樣的血源，就是十字架的血。所以對另一位基督徒的正確稱呼應該是「弟兄」或「姊妹」。可是如果真的這樣做，別人一定會瞪著你看，好像你是怪人。我們的確很怪！稱呼別人為弟兄或姊妹不只表達了彼此的關係，也表示我們願意和好。若瑟在向他的兄弟表明身分時，對他們說：「我就是你們賣到埃及的弟弟若瑟。」（創四十五4）這句話是有治癒力量的真理。

在世界許多地區，尤其在西方，教會裡充斥著分裂

3. 「女人，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

—若十九 26 ~ 27—

與對立。聖母和耶穌所愛的門徒都因為愛基督，而來到十字架下。他們的愛是不同的：一個是母親的愛，一個是好朋友的爱，不過在十字架下，他們成了一家人，沒有競爭與對立。新約擁抱了五花八門、南轅北轍的表達信仰的方式。

我們每個人都因為不同的愛而被帶到基督內。很多時候我們無法在別人的愛中認出我們的主，所以常常對別人的信仰嗤之以鼻，認為不是太傳統，就是太激進；不是太浪漫、紛亂，就是太學術、抽象。我們可能把別人的信仰視為一種威脅，必須去之而後快。但在十字架下，我們發現彼此是一家人。想想看：如果能把拉辛格樞機（Ratzinger）當成我們的弟兄若瑟，把孔教授（Kung）看做漢思（Hans）弟兄，把方濟會的安潔總會長修女（Mother Angelica）看成我們的姊妹，該有多好！我們的使命就是要跨越各種使人類分裂的界線和敵意，而能說：「看，這是我的弟兄！」「看，這是我的姊妹！」

伊拉克戰事一觸即發時，美國道明會領袖會議印製了一種汽車貼紙，寫著：「伊拉克有我們的家人」。當然他們最先想到的是道明會的弟兄姊妹，在巴格達及莫蘇爾市（Mossul）的會士以及在伊拉克大多數城鎮都看得到的修女。但他們也想到：所有的伊拉克人「都是」

我們的弟兄姊妹，也是亞巴郎的子孫，不論他們是回教徒或基督徒。

巴西樞機主教海息飛的卡麥拉（Helder Camara of Recife）深深意識到：最窮的窮人就是他的家人。他只要聽到有人被不義的逮捕，就打電話給警方說：「聽說你們剛剛抓了我兄弟。」警方的口氣立時充滿歉意：「樞機閣下，我們不知道他是你兄弟。請來領他回去吧！」當樞機到警局領人時，警察可能說：「可是，樞機閣下，他和你不同姓啊！」卡麥拉就會答說：每個窮人都是他的兄弟。

那麼我們各自的家：生我們的父母、我們的結髮夫妻及我們生的孩子呢？他們算什麼？一個有基督信仰的家庭會催促我們跨出自己的家，走向外，去尋找其他沒有血源的兄弟姊妹。耶穌對聖母說：「看，你的兒子！」張開你的眼睛，看！這個人是你的兒子。基督徒的父母也可以效法這個榜樣，對自己的孩子說：「張開你們的眼睛看！這位陌生人，這個伊拉克人，這個俄國人，這個猶太人，這個回教徒，就是你的兄弟姊妹。」家庭給我們的培育應該幫助我們和全人類稱兄道弟。

我的一位好朋友是一位道明會修女。她家裡人丁興旺，有十或十一個兄弟姊妹，每年聖誕節都聚在一起開派對。有一次她注意到有兩個人是她不認識的，就走上

3. 「女人，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

—若十九 26 ~ 27—

前去和他們寒暄，問他們是誰的親戚。這兩人說他們只是開車經過，看到這個派對很棒，就走了進來。後來他們就留下，成了一家人。

聖克萊孟教堂的十字架

今年稍早我去拜訪一位愛爾蘭道明會士奧斯定·法蘭那瑞 (Austin Flannery)，看到他書桌上擺著一幅複製的羅馬聖克萊孟大教堂拱壁上的十字架畫像。這幅馬賽克畫是 1677 年送給愛爾蘭道明會士的禮物。那個教堂是愛爾蘭會省遭迫害期間，會士無法在自己國家公開過團體生活時的基地。我正讚美這個十字架的時候，奧斯定立刻就把它送給了我，所以我特別珍惜，因為它是友情的標記。聖多瑪斯就是從友情的角度來詮釋天主聖三生命中的愛。所以我們蒙召是為在三位一體天主的友情中找到我們的居所，也在我們彼此的友情中找到天主。

從這個十字架也可以看出我們的家有多大。十字架兩邊站的是聖母和主所愛的門徒若望。十字架上有十二隻鴿子，我想是代表宗徒在五旬節時充滿聖神，被派往普天下傳揚福音。因此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可以看到教會共融的雛型。十字架不只是一個酷刑的工具，它張開的雙臂讓我們明瞭天主的愛是「怎樣的廣、寬、

高、深。」(弗三 18)

從聖克萊孟教堂本身也能看出這種共融不只跨越現今人與人之間的分裂，也跨越了時間。1857年一位愛爾蘭道明會士慕盧利(Mullooly)開始在聖堂底下挖掘，結果發現一個四世紀教堂的遺址，現在還開放參觀。我們今天看到的十字架可能就是翻印那個教堂裡的馬賽克畫，那也是羅馬最古老的教堂之一。事實上，現在看到的馬賽克畫所使用的小方石有些可能是四世紀的石材。若真是如此，那麼這幅畫的創作就經歷了八個世紀。而在四世紀的教堂下，又挖出了一世紀波斯密特拉神(光明與真理之神)的神殿。因此聖克萊孟教堂及裡面的十字架讓人想到：基督十字架下誕生的團體範圍之廣，涵蓋了聖人與罪人，生者與死者，邁向全人類。

附註

1. *Knowing Jesus*. London, 1993, p. 71.



海地的十字架

4.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谷十五 34)

到了第六時辰，遍地昏黑，直到第九時辰。在第九時辰，耶穌大聲呼號說：「厄羅依，厄羅依，肋瑪，撒巴黑塔尼？」意思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耶穌臨終遺言的前三句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裡，也有東西在孕育，包括寬恕、快樂及團體的誕生。但是到了第四句話，我們默想的轉捩點時，看到的卻只有悲悽。這裡只有痛苦與孤寂的哀號。耶穌問的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嗎？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布萊恩·基南在貝魯特的黑牢中覺得「天主消失了」。這種感覺不只是懷疑天主的存在，就像懷疑某個歷史人物是否真的在世上活過；這也不只是某個你愛的人不在了，而是整個意義的崩潰，彷彿你生活的精髓被吸光了，只剩下一個空殼。他寫道：

我已經一無所有了，只有一片空虛。我的祈禱轉了一圈，又空空的回到我身上，好像我向天主說的一切話都被退了回來，如雪崩般傾瀉而下，落在

我身旁。我連天主都失去了，我的話像磚頭石塊般砸傷我。我被高高舉起，整個人被倒空了。如今只剩下行屍走肉，像是一堆垃圾棄置在這污穢斗室的角落，沒有人要。¹

我們大多數人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經歷這麼深的悲愴，但的確有過害怕被虛空吞噬，或覺得生活毫無意義的時刻，因為天主不見了。在這種時刻，一切天主存在的證明都沒有用，話語也幫不上什麼忙。

耶穌這句悲從中來的呼求出自聖詠二十二篇。幾千年前，也曾有個人陷入同樣的痛苦深淵，而寫下了這些話。祂承接了那個人的哀慟，並與他一起分享。連天主都不見了的感受，也被融入天主自己的生命。

厄里·威叟（Elie Wiesel）的書中曾談到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在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目睹的絞刑。最可怕的是吊死兩個大人和一個大家都很疼愛的小男孩的情景。所有人都被迫排成一列，觀看他們被處死。

這三位受害者一起坐上絞刑的椅子，脖子同時被套上繩圈。那兩個大人高呼：「自由萬歲！」，可是小男孩沒說話。我背後有一個人問說：「天主

4.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谷十五 34

在哪裡？祂去哪裡了？」隨著隊長一聲令下，三張椅子立時一起翻倒。這時整個營區陷入一片死寂，只見遠方地平線上，太陽正緩緩落下。然後開始進行分列式，我們一個個得從他們前面走過。那兩個大人已經斷氣，腫脹的舌頭微泛著藍紫色，吊在嘴邊，但是第三根繩子還在動，那個小孩因為體重太輕，所以還活著。超過一個半鐘頭的時間，他就吊在那裡，在生死之間掙扎，一點一滴慢慢的在我們眼前死去。我們被迫直視著他。當我走過他面前時，他還活著，舌頭還是紅色，眼光也還未呆滯。我又聽到背後同一個人在問：「現在天主去哪裡了？」此時我心中響起一個聲音回答他：「天主去哪裡了？祂在這裡啊——就吊在這個絞架上。」²

有時候我們必須陪伴一些痛苦中的人，他們的痛苦看起來荒謬、愚蠢、毫無意義。而我們自己也可能碰到這樣的時刻：所愛的人可能正值青春年華，就罹患癌症，不久於人世；或者一場意外就奪走了我們的孩子。剎那間自己的生活竟然全毀了，不知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就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感受到伊拉克人面對死亡的痛苦。有人可能問我們：「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天主現在在哪裡？」當我們發現自己居然無言以對時，可

能很害怕。即使想到一些聽起來很虔誠的話，話到嘴邊又覺得還不如不講。這時我們能做的就只是待在那裡，並且相信天主也在那裡。

普力謀·李維（Primo Levi）是一位義大利裔猶太人，也被關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有一天他口渴到發瘋，看到一根漂亮的冰柱，正要伸手抓來吸，卻被衛兵擋下。李維問他：「爲什麼？」衛兵答說：「在這裡沒有『爲什麼？』。³」我們都有過這種經驗，遇過荒唐、可笑、沒有爲什麼的時刻。這時不能隨便找個答案搪塞過去，任何的解釋也都像在褻瀆。我們只能相信天主在那裡。

我在盧安達的時候，爆發了恐怖的暴動。那一天我本來預定北上視察道明會修女在難民營的工作，比利時大使來告訴我不要去，太危險了。不過我們還是想辦法透過協商，通過基加利市（Kigali）邊緣的路障往北走。有幾次我們的車子被政府軍或叛軍攔下，被迫下車。我記得那些蒙面男子揮舞著刀槍，喝令我們走出車外，心裡想這下子完了，但每一次都安然度過。我們看到了難民營慘絕人寰的景象，參觀了一所像屠宰場的監獄，還到一間醫院，裡面住滿被地雷炸斷手腳的孩童。我記得有一個孩子少了兩條腿、一隻胳膊和一隻眼。他們沒有錢買柺杖，更別說裝義肢了，只好用跳的。看完

4.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谷十五 34

這一切之後，我實在受不了，就走到外面，躲在樹叢裡流淚。

那天晚上我們在修女的客廳慶祝感恩祭，牆上佈滿了最近戰事留下的彈痕。輪到我做簡短的証道時，我發覺對於所見到的一切，真的不知能說什麼。之前我從沒遇過這樣的苦難，我能說的任何話似乎都太過老套。但其實什麼也不用說，只要做，把禮儀一步步完成。我們重現了耶穌受難前夕所做的事，重複了祂所說的話：「這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

當我們在痛苦的深淵呼求時，就會記起：十字架上的耶穌也說過這些話。如果我們連能說什麼話都找不著，甚至連尖叫都喊不出，那麼就用耶穌的話吧！

海地的十字架

這是我們在海地（Haiti）西部山區的本堂裡，一位農夫畫的十字架。海地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多年來在冷酷極權的統治下苦難連連。如果有人敢用任何方式抗暴，就會被帶走；通常幾天後就會在水溝裡找到他們的屍體。每次有屍體被發現，就有會士去拍照存檔，好讓這種謀殺的記憶不致被抹滅。我第一次造訪海地時，新政府剛成立，也回復了一些民主體制，但貧窮

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這個十字架中間的木條上，有一條小路蜿蜒而上。我們看不到路的盡頭，但相信一定有盡頭。有一個農夫背對著我們走在這條路上。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的是他們用克利歐爾話說的「良善天主之子」(Bondie Pitit)。這個農夫踽踽獨行，我猜他一路也默默不語。大多數的海地人也還在走這條苦難之路。然而沿路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奇花異草，遠處還有一株葉子長長的棕櫚樹，象徵著希望，在山後面還隱約可見黎明的曙光。

我每次出外旅行都帶著這個十字架和一個聖母抱聖嬰的小聖像，代表耶穌的一生，從開始到結束。這個十字架已經有點髒了，有時候還要用膠水把破掉的部分黏起來。福音說：我們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聽起來好像很沉重，但這是我在旅行時一向喜歡背的十字架。經常旅行的人一定需要一些有持續意義的標記，一些在旅途上能重建一個家的標記。所以這個走自己苦路的農夫陪著我一同旅行，希望我也能稍微陪伴他走他的苦路。

4.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

—谷十五 34—

附註

1. An Evil Cradling, p. 67.
2. Night, ET, London, 1960, pp.76f.
3. *If this is a Man: The Truce*, London, 1965, p. 35



薩爾瓦多的十字架

5. 『我渴。』(若十九 28)

此後，耶穌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為應驗經上的話，遂說：『我渴。』

若望福音一開始就記載了耶穌在井邊遇到撒瑪黎雅婦人，向她說：「請給我點水喝！」所以在福音的開始及結束時，耶穌都請我們為祂解渴。天主就是用這種方式走向我們：裝扮成口渴的人，要我們施捨一些東西給祂。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完全是白白的恩賜；身為受造者，應該明認自己的存在是一種恩寵。可是天主希望和我們建立友誼，而友情又必然意味著平等，因此恩賜我們一切的那一位要我們也還贈一個禮物給祂，表示願意和祂做朋友，不論我們有什麼可給都好。猶太教的拉比約納·薩克斯（Jonathan Sacks）說：根據猶太傳統，對窮人不但該施捨，還要教他們懂得給予，這樣他們才能有尊嚴；不只是接受者，也是付出者。非洲有一句諺語說：給人東西的手應該放在上面，拿人東西的手則要擺在下面。天主為了和我們建立友情，所以裝扮成乞求施捨的人，來到我們面前。

祂最想要的是我們。我們常以為：尋找天主是很辛苦的事，必須努力才能賺得寬恕；一定要做好人，否則

天主會反對我們。但我們錯了。天主在我們尚未轉向祂時，已經先走向我們。祂熱切渴求我們的愛，甚至因為渴望我們而痛苦。就如十四世紀神秘主義者儒利安（Julian of Norwich）所寫：

祂在十字架上的渴望和現在是一樣的（在我看來，在祂內的這份熱切渴求和期盼是自太初即有的），而且祂的渴望會一直不斷，直到最後一個靈魂得救，進入祂永恆的福樂中。因為正如天主心中有真理和憐憫，同樣的祂心中也有渴望和期盼。只要我們有需要，祂心中的渴望及期盼就會持久不減，帶我們進入祂永恆的福樂中…耶穌的渴望及期盼萬世長存，直到永遠。¹

當你承認自己渴望某人，對方卻不願同等的回應時，實在有些尷尬。如果承認自己愛人比被愛的多，也會覺得很愚蠢，很傷心。一旦承認自己的渴望，就有可能遭到拒絕或被羞辱。但天主也是這樣。天主無限渴望我們及我們的愛，卻必須忍受我們蜻蜓點水般的施捨。「喔，今天是星期天，還是去看看天主吧！」好像天主是很無聊的親戚。所以當我們發現自己愛人比被愛多時，就能體會天主的感受。就如英國作家路易斯（C. S.

Lewis) 所說：「這是天主的特權，祂永遠愛人比被愛多。」²」因此我們有勇氣和詩人奧登一起說：

如果不能有平等的愛，
就讓我做那個愛的較多的人吧！³

我們也會口渴。中世紀的人把十字架上的基督想在踩釀酒的葡萄，製造出佳釀來解我們的渴。就像祂曾在加納婚宴把水變成酒，同樣的，在十字架上，祂也要把祂的聖血變成永生的美酒。「聖女畢哲十五則祈禱文」的最後一則是：「主耶穌，你是真正結實累累的葡萄枝，請紀念你傾流的寶血，這滔滔湧出的聖血彷彿成串的葡萄擠出的汁液，是你在十字架上獨自踩著榨酒器擠出的。」⁴

或許我們還未能真正渴望天主，或許我們只有小小的渴望：只想要納帕河谷（Napa Valley）產的普通紅酒就好，不要天國的葡萄酒；只要多賺點錢、有人陪伴、工作順利就夠了。如果這些是我們的小渴望，就從這裡開始吧！撒瑪黎雅婦人想要汲水，所以走到井邊，就在那兒遇見了耶穌。我們若是老老實實的面對自己小小的渴望，它們也會領我們到耶穌跟前。我們將學會渴望更多，甚至會渴求那位企盼我們的天主。大多數人以爲宗

教是教人克制私慾，因為慾望是危險的，會擾亂人心，所以要靠宗教來約束。但這不是教會的傳統教誨。天主要我們加深我們的渴望，去觸碰埋藏在內心深處的飢渴，釋放心靈的渴望去尋找它最終的目標。

口渴是人生活中很基本的經驗。我真正口渴的經驗只有一次，就是和會士們在沙漠的炙熱高溫下，從耶路撒冷走到耶里哥。才走了一會兒，我們就開始覺得昏頭轉向，靈魂幾乎出竅；有位同行者真的渴到有點發瘋了。但對那些面臨苦難的人來說，這往往是他們考驗的高峰。

關在貝魯特地獄般黑洞裡的布萊恩·基南，不但渴望話語，也渴望水：

我的飲水必須配額使用，因為擔心把水喝完後，萬一半夜醒來，口渴難耐，該怎麼辦？我想起狂犬病那種瘋狗渴得要命的感覺，而且我知道口渴很容易發瘋。現在我才完全體會為什麼常常有人說：「他渴到發瘋。」

還有一次他和同伴若望·麥卡希（John McCarthy）在一起的時候，一名警衛問他要什麼：

「我要水，給我點水喝！」我怒氣沖沖的作答，一點也不在乎表現我的憤怒。他們給了我一瓶水，我咕嚕的嚥下一口，然後又再大吞一口，幾乎噙到。「若望，」我再次開口：「來，喝一口！」我把水瓶遞給他。這時又有一名警衛問道：「你還要什麼嗎？」我語帶諷刺大聲的回說：「是的，我要一個游泳池！」我要泡在冰涼清澈的水裡降溫，懶洋洋的在水中伸展四肢，獨自一人自由自在地曬著太陽，讓清涼的水撫遍我的身軀。⁵

如果大家不嫌用小說來談苦難太過荒唐，我忍不住要提在現代最暢銷的神話《魔戒》當中，口渴也是整篇故事的高潮。佛羅多和山姆經過長途跋涉，最後要爬上山去毀掉魔戒時，面臨的挑戰就是口渴。

當他們最後停下來休息時，佛羅多只是說：「山姆，我口好渴！」然後就不說話了。山姆給了他一口水，水壺中只剩下最後一口。他自己則是忍著不喝，看著魔多的夜色又把兩人包圍。山姆滿腦子都想著關於水的回憶，他所看過每一條小溪、每一座河川、每一個泉水：在陽光下、在樹林中潺潺流動的樣子，不斷的折磨著他。⁶

爲什麼那種對水的渴望如此重要？也許是因爲我們身體裡百分之九十八是水。脫水的時候，我們存在的本體就會一滴滴的滲出，好像整個人都被蒸發了。因此人在死前的最後願望常常是想喝點東西。這也表示：人內心最深的渴望是尋找那位在每時每刻賜給我們現世生命，並許給我們永生的那一位：「天主，你是我的天主，我急切尋覓你；我的靈魂渴慕你，我的肉身切望你，我有如一塊乾旱涸竭的無水田地。」(詠六十二)

薩爾瓦多的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是我在薩爾瓦多收到的禮物，很有當地的特色。第一次視察中美洲時，那裡的初學生每人送了我一件親手做的禮物：一幅畫、一首詩、一首歌、一個十字架、一個茶壺、或者其他東西。這些作品沒有藝術家的派頭，而是展現了凡夫俗子生活裡本來就有的創意。若想用禮物代表一個人，理所當然就該自己動手做。我在世界各地視察，收到過無數禮物，最重要的是每一份禮物我都由衷感激，即使有時真無法想像如何把它們全部帶回。有一回我到越南，去的時候，只有八公斤的行李，回程時變成六十五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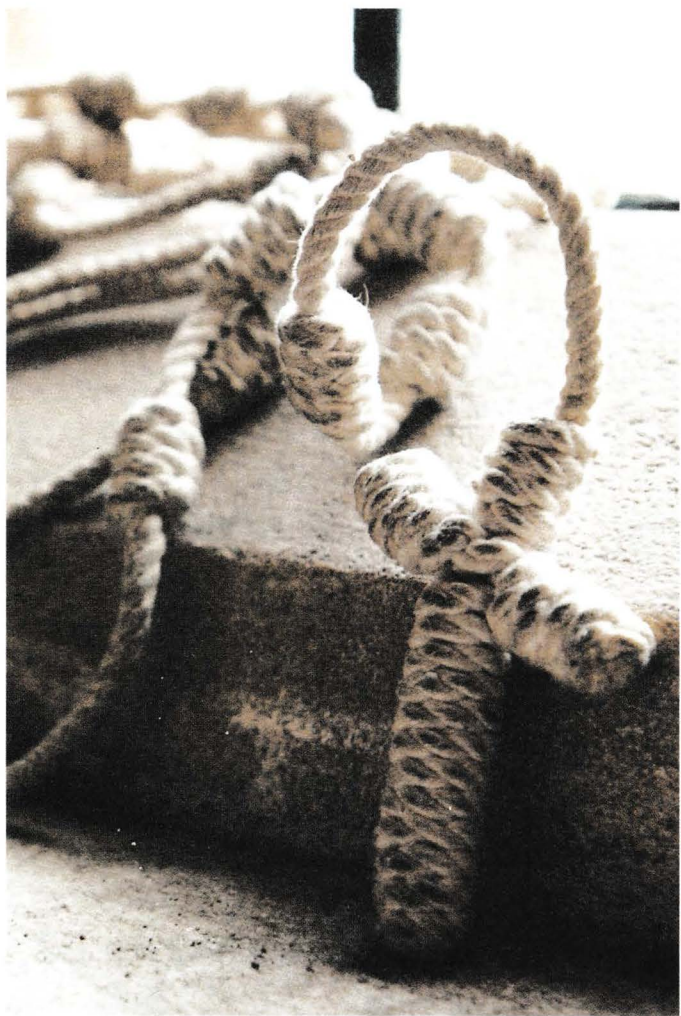
十字架上的耶穌在死前要求給祂點水喝。但再過片

刻，祂就要死了，祂的肋膀將被刺透，流出活水。這活水將解放我們的創造力，就像祂在聖殿裡說的：「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若七 37)

這個小十字架讓我們看到十字架的豐饒，上面有花、有果，還有五彩的牛和兔。中央屬於耶穌身體的部分站著一名婦女。我們每個人能來到這世上，都要歸功於婦女，但她們卻常被教會忽略。所以我們要祈禱：願這個基督的奧體能接受女性的智慧及創造力，而得到更多的滋養。

附註

1. *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ed. Dom Roger Hudleston, London, 1927, p. 76.
2. *Four Loves*, London, 1960, p. 184.
3. 'The More Loving On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p. 282.
4. Eamon Duffy, *The Stripping of the Altars*, p. 252.
5. *An Evil Cradling*, pp. 63, 216.
6. *The Return of the King*, Book Six, 'Mount Doom' (Multiple editions) .



十字架唵珠

6. 「完成了。」(若十九 30)

有一個盛滿了醋的器皿放在那裡，有人便將海綿浸滿了醋，綁在長槍上，送到他的口邊。耶穌一嚐了那醋，便說：「完成了。」就低下頭，交付了靈魂。

「完成了。」耶穌的這句話不只表示一切都結束了，現在祂要死了，而是一個勝利的呼聲，意思是：「完全了。」或者講得更清楚就是「一切都圓滿了。」聖若望在最後晚餐的記載中，一開始就提到：「他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在十字架上，我們看到了圓滿的愛。

希望大家都會被完美愛情的美夢感動過，那種絕對、完全的愛確實令人神往。年輕時，很容易被愛情沖昏頭，可能以為天下沒有人像我們愛得這麼深，至少我會這麼想。記得十六歲時，在一場舞會裡迷上了我的一位堂妹，為她神魂顛倒。終於找到機會把她從舞會中帶出來，那時真是心頭小鹿亂撞，也有點手足無措。沒想到後來竟發現她躲在樹叢裡和別人接吻；不過這絕對不是我入道明會的原因！

一般人結婚時都比我當年成熟，但仍可能對圓滿的

愛存有夢想。不管旁人怎麼說，很多人在結婚時，還是相信他正踏入永遠的福樂中。我二十歲入會時，想法也很天真，覺得自己一定能永遠保持對天主及會內弟兄的愛，蜜月期永遠不會結束。

但事實不然。人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愛不圓滿，不但自己沒有被改變，仍像以前那樣自私自利，連對方好像也變得不如從前迷人，可能很自私，毫不風趣，睡覺會打鼾，或有其他討厭的毛病。難道圓滿的愛只是幻夢嗎？還是我們已經變得憤世嫉俗了？

耶穌的架上七言鼓勵我們不要放棄尋找圓滿的愛，最後在今世的終結必能找到這種圓滿。事實上，耶穌的這幾句話也是用漸進的方式，一句比一句更深表達出對我們的愛。「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第一句話根本不是對我們講的，而是在向天父祈求。「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第二句話是對我們說的，表達出比較親密的愛，但有點高高在上的味道，像國王在說話。「看，你的兒子！看，你的母親！」第三句話的親密程度又進了一步，不是以國王，而是以弟兄的口吻對我們說話。「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第四句話已經深入我們的心靈，擁抱我們的孤寂。但真正圓滿的愛情出現在「我渴。」這句話。愛的滿全出現在耶穌向我們乞求一些東

6. 「完成了。」

若十九 30 —

西，並心懷感激接受的時候。現在祂的愛圓滿了。

士兵把自己有的東西給了耶穌：一點老醋。味道可能很難喝，但那些窮士兵就只有這樣的東西可喝，所以他們就拿了出來分享。他們喝不起好酒，而耶穌也接受了他們能給的。在餵飽五千人的奇蹟中，耶穌問門徒有什麼可以給群眾吃，他們答說：「只有五個餅和兩條魚。」實在不多。這是他們僅有的，但這樣就夠了。今天全世界有數百萬人在挨餓，我們可能覺得自己沒有多少可以給，但只要盡己所能給出來，就夠了。

圓滿的愛在於接受對方原本的樣子。實際的他們也許和我們的夢想有些出入，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聰明、伶俐，有一天也絕對不夠漂亮。我們夢想的是初收的葡萄美酒，得到的可能只是老醋。如果還能滿懷感恩的接受這禮物，我們的愛就能邁向圓滿。

電影《愛是您，愛是我》(Love Actually) 開始及結束的場景都在倫敦希斯羅機場的入境大廳。劇中主角休葛蘭向我們保證：只要睜大眼睛，人人都可以看到：愛無處不在。雖然未必有英雄氣概、浪漫情懷或俊男美女；似乎有些愚蠢，還需要摸索該說什麼話；可能有各種各樣的怪異組合：老少配、異性或同性戀，但只要有愛的地方，就有天主。

圓滿的愛是可能的，十字架上就看得到。只要我們

願意去愛，即便愛得不對，愛得軟弱，天主圓滿的愛都能在這愛中建造祂的家。聖奧斯定曾寫道：「你開始愛了嗎？天主就開始居住在你內。¹」如果我們能接受別人原本的樣子，不會怨天尤人，天主圓滿的愛就會居住在我們內。

十字架唸珠

這個玫瑰唸珠的十字架是阿根廷卡塔馬卡省（Catamarca）道明會隱修院的修女做的。是 1992 年阿根廷省會長帶到墨西哥總會議，預備送給當選總會長的弟兄，代表他們的祈禱和愛，所以不算是為我個人準備的禮物，我只不過剛好是當選人。也許有人會說：若是如此，是否會減輕這個禮物的意義呢？他們還不知道誰會當選，怎能承諾要愛他呢？我很討厭停車場或商店那些跑馬燈的訊息，向你保證你很重要，你的惠顧是他們無上的光榮。這不過是空話罷了。

但是隱修女的這個承諾在基督徒眼中卻有很深的意義。主耶穌給我們的命令，要我們愛近人如同自己。我們不知道那個近人會是誰，也不知道他是否可愛，但我們有一個基本信念：既然是天主造的，就絕對可愛，只要用天主的眼光去看，因為天主愛祂所造的一切。這串

6. 「完成了。」

若十九 30 —

唸珠表達了我們對造物主的信心：祂看了祂所造的一切，認為樣樣都很好。聖奧斯定在《懺悔錄》的結尾寫下：「這些在我們眼前的事業，我們認為很好；因為是你在我們內看見它們。我們靠你給我們的聖神，看見了它們，又因它們愛上了你。」²

要能看出一個人的美善，常常需要停下腳步，和他同在，花些時間與他相處，不能匆忙。在匆忙中，比較會從功利的角度判斷他們有沒有用、是否阻礙我們的計畫。圓滿的愛需要一種悠閒，在這種氣氛下，才容易看到並接納別人。

在我四處奔波視察的歲月裡，幾乎沒有這種悠閒。歷屆總會長一向抱怨他們太忙，沒時間祈禱。聖雷孟（Raymond of Penafort）曾寫信給波羅那隱修女院院長說：「教廷事務讓我分身乏術，幾乎無法靜下來默想，老實說，甚至連遙望默想的機會都沒有……所以當我知道有你們的祈禱在協助我時，感到極大的喜悅和安慰。」³ 聖道明的接班人聖若堂（Jordan of Saxony）寫信給所愛的戴安娜說：「請常在主內為我熱切祈禱。因為我的種種過犯，我迫切需要祈禱；但很少自己祈禱。」⁴ 我擔任總會長的這些年來，每年有八個月的時間在世界各地視察，常常每晚在不同的床上睡覺，很少有時間停下來。就像英國戰艦「驚奇」號（HMS Surprise）的船長傑

克·奧布里（Jack Aubrey）所說：就連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費。有一回我和朋友在墨西哥會面，聊了一會兒，他忽然說：「從我們開始談話，你已經看過兩次錶了！」真讓我汗顏。這串唸珠提醒我：阿根廷隱修女有比我更深的內心平安（希望如此），而且她們會為我代禱。我們的雙眼若要打開，要能認出並愛上別人的美善，就必須有靜默的時刻。這串唸珠就是在許諾並回憶這樣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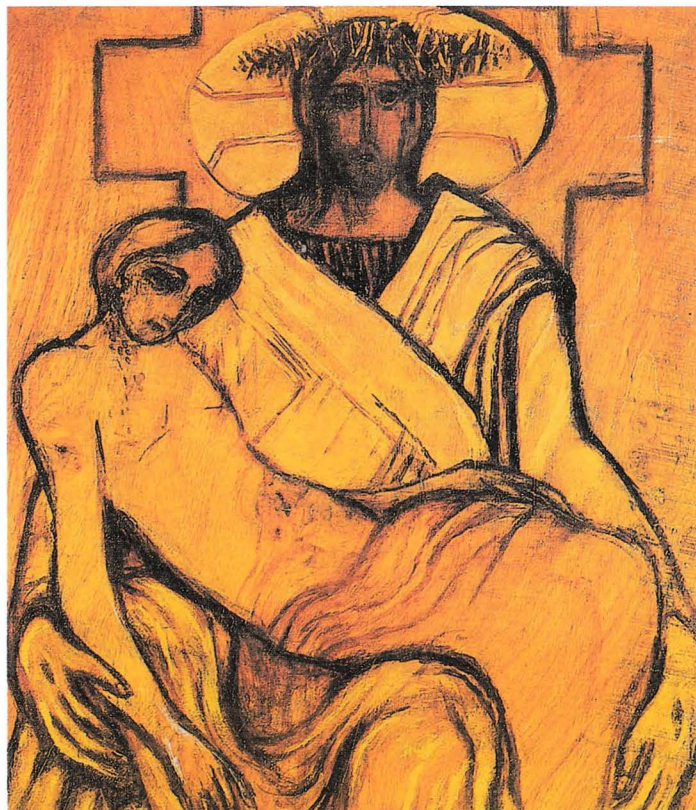
2003年英國泰特美術館（Tate Britain）在聖誕節時佈置了一棵掛了五百串唸珠的白楊木聖誕樹。比起之前亂七八糟的冷杉和垃圾箱聖誕樹，實在是一大進步。就如聖誕樹的原創人馬克·渥林格（Mark Wallinger）所說，聖誕樹提醒我們：「必須先認識基督的死亡，才能慶祝祂的誕生。」教會有用白楊木做十字架的傳統。在唸玫瑰經時，每一端紀念的奧蹟帶領我們回顧基督的一生，從白冷城到空的墳墓。玫瑰經帶著我們走一趟旅程，所以傳統相信聖母把唸珠交給聖道明這位巡迴宣道士，也算名正言順。今天我們的隱修女也把唸珠這麼美好的禮物送給一位需要時時旅行的人。這種祈禱方式能為旅途中的人提供片刻的止息。

6. 「完成了。」

- 若十九 30 -

附註

1. In 1. Jn. 8.
2. XIII. 34.
3. *Early Dominicans: Selected Writings*, ed. Simon Tugwell, OP, New York, 1982. p. 409.
4. *Ibid.* Letter 25, p. 104.



愛滋病患的聖殤像

7.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

(路廿三 46)

這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遍地都昏暗了，直到第九時辰。太陽失去了光，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耶穌大聲呼喊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

架上七言的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都是在對天父說話，居中轉折的第四句也是，只不過看起來天主不在。同時，耶穌的七言也在對我們說話，而且一句比一句更親密：先以國王，再以兄弟，最後以乞求的口吻。現在祂把一切都交回給天父；把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們的害怕和希望，全都交托在天父手中。這是一種完全信任的行為。

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深度焦慮的時代，人們成天擔心未來，掛慮子女、工作，害怕失敗、死亡。我們有很深的不安全感，信心面臨崩潰。這實在很奇怪，因為我們受到的保護是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我們有更好的醫療設備、更安全的交通工具、對天候變化的防禦力更強、也有更完善的社會福利，但是我們卻更害怕。

在總會長九年的任期內，我去過世界許多危險的地方，看到非洲內戰及滅族屠殺，數千人染患瘋癲病，還有各種暴力橫行的跡象。但回到西方時，看到這裡的人似乎比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還要害怕。911的恐怖攻擊更加深了這種焦慮感。發現那幾個炭疽熱信封的時候，我正巧在加州柏克萊，見到人們陷入極度的恐慌。但其實我們不需要害怕，因為耶穌已經把我們交托在天父手中了。

我猜這種焦慮的出現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向來習慣掌控。我們能控制很多東西：繁殖與生育，許多疾病有葯可醫了，大自然的力量也聽候差遣，我們在地底挖礦，在河面築壩。而且我們西方人掌控了大多數的人類。可是我們永遠無法掌控全局，也愈來愈意識到地球正邁向災難。我們生活在英國首相神師安東尼·吉頓斯（Anthony Giddens）所謂的「失序的世界」裡。

我們尤其怕死，因為死亡讓我們看清：到頭來，我們還是掌控不了。在克里斯多福·伊薛唔（Christopher Isherwood）所著的小說《孑然一身》（*A Single Man*）中，描寫一位中年男子在鏡前自覽：

對著鏡中的我久久凝視，我看到這張面孔下有許多張臉：兒時的我、少年的我、青年的我、還有

一個不再年輕的我，全都浮現出來。他們就像保存在地底的化石一樣，一層層的疊起來。他們也像化石一樣，是死的。他們對這個半死半活的人說：看看我們！我們已經死了，還有什麼好怕的呢？這人回答：但是對你們來說，死亡是慢慢的、輕鬆的走過，我就怕被趕著去面對死亡。¹

我的一位朋友房間裡掛了一個標語：「別擔心，可能不會發生。」我替他做了另一個標語：「別擔心，十之八九會發生，但不會是世界末日。」不會是世界末日，因為世界早已經結束了。耶穌斷氣時，太陽和月亮都失去了光，墳墓自開，許多長眠的聖者起來行走。這是先知預言的末日。人所能想像最糟的時刻已經來臨過，大地崩裂已經發生過，而接著來的會是復活主日。

讓我們花幾分鐘想想自己最怕什麼。對我來說，最可怕的是被公開羞辱嗎？還是孤寂？還是痛苦的死亡？還是目睹親人早逝？我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設法阻止這些災難發生，也可以買下世界所有的保單、過有益身心的生活、上健身房、拒搭飛機、定期健檢、戒煙，但最怕的事可能還是會發生。今天耶穌叫我們不要害怕，因為我們擔心的一切事在聖週五都已經發生在他身上了。在那一天，舊世界滅亡，新世界展開了。

「到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程。」(創二 2) 猶太教的拉比對此深感困惑：經上說天主在第七天完成了創造工程，卻沒說祂在那一天創造了什麼？後來他們的結論是：天主創造了休息。「第七天創造了什麼？平靜、安寧、平安和休憩。²」休息是創造工程的目標及圓滿。

現在耶穌已經講了能夠帶來復活新生的七句話，所以可以休息了。天主造了我們，好讓我們也能這樣休息，也讓主在我們內休息。我們受造是爲了在主內憩息，也讓主在我們內歇息。這種休息不是停止活動，而是回家的感覺。「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若十四 23)

教會聖師聖安博主教 (Ambrose of Milan) 認爲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休息就是天主創造天地第七天時的休息。祂歷經苦難，如今在我們內安歇。聖安博在《創世六日》的注解中寫道：

現在第六天結束了，創造世界的工程全部完成了。天主已經造了人，這人類將要管理一切生物，治理整個宇宙，他將是世界一切受造物的喜悅。所以現在理當是我們盡一份心力，獻上靜默的時刻，

7.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

路廿三 46 —

因為此刻天主在休息，停止了所做的一切工程。祂在人心深處休息，在人的理智、意志和目的中休息，因為祂已經造了人，給了人理性，使人肖似祂，會努力修德，也會渴望天堂的福樂。所以天主在這裡找到了安歇之處，就如祂自己作証的：「除了那謙遜、溫和、敬畏我話語的人之外，我還能在誰內歇息？」感謝吾主上主創造了一個祂可以在內憩息的受造物。祂造了天，但沒看到祂就此歇息：祂造了地，也沒看到祂就此休息：祂造了太陽、月亮和星辰，沒看到祂在那裡休憩。我看到的是：祂造了人，然後就休息了，安歇在這個祂能寬赦罪過的人心內。

所以祂早就給了我們一個上主受難的預像，祂早已向我們顯示：基督有一天要為了救贖人類，安息在肉身的死亡內。讓我們再聽一次祂說的話：「我安然酣睡，放心休憩，而後再起身，因為有上主作我的護佑。」造物主也休息了。願榮耀與讚頌歸於祂，願光榮世世代代歸於祂，從起初至今日，直到永遠，阿們。³

愛滋病患的聖殤像

1980年代初期我們在英國第一次意識到這個新病——愛滋病的問題。英國省的一些道明會士開始反省教會該如何因應，尤其因為那個時候愛滋病患常被社會排斥、孤立。有一位已經奄奄一息的年輕患者每天在醫院得拖著病身爬起床來，到房門口取餐，因為沒有人敢送飯進他房間。我們認為教會是否歡迎愛滋病患也在考驗我們對福音的信仰，所以決定踏出一小步，商請梅方濟修女（Frances Meigh）為我們製作了這幅木雕像。在原先米開朗基羅的聖殤像中，聖母懷抱著耶穌已死的聖身；而這幅畫中，年輕的愛滋病患還活著，躺在已經戰勝死亡的耶穌懷中。背景的部分可以看到一個十字架，耶穌曾在架上張開雙臂，擁抱所有被排斥的人，因為基督的肢體得了愛滋病。

這位年輕人很自在的安歇著，像是回到家一樣。他只希望其他人能接受他，除此之外，別無所求。除非他能得到回家的感覺，否則我們其他人不可能真正回到家。2003年5月我到柬埔寨的金邊市參觀一座愛滋收容中心。這間由美國神父吉姆負責的收容所建築簡單，有一個陽台面對著後面一畦畦的稻田，還可看到幾頭水牛在犁著田。凡是家中無力繼續照顧或流落街頭的愛滋病患，都被送到那裡。這些人恢復體力後，有家的就可

7. 「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

—路廿三 46 —

以回家，但大多數人都留在那裡等死。其中一位年輕人瘦到只剩下皮包骨，他的頭髮經過細心修剪和梳洗，整個人看起來非常安詳。有人可能認為：照顧這樣一位年輕人有什麼用？也不能改變什麼；畢竟還有數千名愛滋病患流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等死。但這是一個回家的標記，是天主對我們所有人的許諾。在這幅木雕中，耶穌看著我們，也邀請我們分享祂的平安。

附註

1. *A Single Man*, London, 1964, p. 8.
2. Abraham Joshua Heschel, *The Sabbath*, New York, 1951, p. 21.
3. *Hexaemeron*, ix, IQ, 75-76.

後記

跨越寂靜

現在耶穌已經說完十字架上的最後一句話，剩下的只是一片寂靜，只有等待復活節到來，才能打破墳墓的死寂。天主一向要我們等待祂的話語。祂向亞巴郎和莎拉許諾：將給他們一個兒子來繼承產業，但他們得等幾十年才懷了依撒格。天主向祂的子民許諾：默西亞必來臨，但他們得等數千年。天主總是花很長時間發言。

這種等待對於今世代的我們實在不易，因為任何遲延都會令我們不耐，畢竟網路通訊幾乎只要瞬間就可完成。就如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所言：我們已經把「需要和等待分隔了。」¹這樣看來，我也算的上是個現代的人，雖然不像貝克漢那樣時髦，但我也頗沒耐性。不過最近我已學會放慢腳步，因為九年來實在花了太多時間在機場等候。有一次我在象牙海岸阿必尚（Abidjan）機場得知飛機要延誤。我問：「要延多久？」答案是：「三天」。

我們可能會問：「何必等待？」，就像以前常唱的那首歌。答案是：因為聖言是一份禮物，不能抓住不

放，不能佔為己有，也不能駕馭掌控。天主聖言出現時像人一樣，祂也的確是人，所以禮貌上我們應該耐心、專注的等待，讓祂在願意來的時候來。西滿·威爾曾寫道：「想要得到最珍貴的禮物，不能靠翻山越嶺的找，而要靠等待……這種注視首重專注，必須掏空心中的一切，才能夠接納眼前這個人的原貌及他全部的真相。²」就如我們必須給一個人空間展現真正的自我，同樣的，我們也要給天主空間，在復活前夕靜下來，專注地等待天主賜下聖言。祂來時，就像揚·馬泰爾（Yann Martel）在榮獲布克獎的小說《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The Life of Pi*）中所述：「不會在講道台上大聲怒喝，也不會有教會間的爭相譴責，更沒有同儕的壓力，只有一本聖經靜靜的躺在那裡，等著向我們問安，像小女孩在臉頰上的親吻那麼輕柔又有力。³」

等待聖言來臨時，必須靜守於安寧中，因為祂會從人類的語言裡迸出。天主不是一個法力無邊的隱形人，像個天國超人或宇宙的布希總統，挾狂風暴雨之勢從外而來。我們無從得知耶穌從死者中復活的真實景象，但大概不會是天搖地動，而是從耶穌內在最深處湧出生命。所以聖言不是來自外面或從天而降，像某種天堂的世界語，而是在人類的語言中孕育出的。要用天主聖言來滋養人類的語言是很費時的事，懷孕是需要時間的。

比方說，要孕育出一種讓天主聖言可以發言的語言，就花了幾千年的時間。以色列的先知、經師、法學士、大臣以及平民百姓必須努力的專注於天主，才能造就出合適的語言，讓耶穌在裡面說出永生的話。他們必須經歷充軍和解放、王國的興衰、對法律和愛衍生出新觀念、借用埃及人及亞述人的智慧、吸收迦南語與巴比倫語的神話，才能準備妥當，讓聖言居住在他們中。

因此現在我們必須靜下來，等待聖言發聲，打破寂靜。就連耶穌臨終的這七言也花了幾千年的時間才成形。第一部福音很可能是在耶穌復活後四十年才寫成的，而最後一部大概又拖了二、三十年才出現。七十年代初期，馬爾谷在羅馬的團體期待耶穌再來時，面臨到重大的危機：宗徒們逐漸凋零、教會不斷遭到迫害、基督徒彼此出賣、人數銳減，但耶穌還是遲遲不來。祂究竟會不會來呢？我們把希望寄託在祂的話上，結果會是一場空嗎？但耶穌沒有像騎兵隊那樣吹起號角，衝來救援，而是從我們的語言，從瑪竇、馬爾谷、路加、若望的記載中現身。祂給了我們許許多多恩寵與真理的話，但在這些話賜下之前，教會先要忍受很長的一段懷孕期。

在等待聖言時，需要靜默和專注，但有時也需要精神上的奮戰。我們必須學習空虛自己，但這樣還不夠，

還需要經過一番搏鬥才能領受今日賜下的聖言。美國名作家安妮·蒂拉德（Annie Dillard）對於領受聖言時必須仰賴天主恩寵，又要經過艱苦粹鍊的過程做了傳神的描述：

不管怎麼說，文字觸發的感動都是一種無功而受祿的恩寵。這恩寵會交給你，但先決條件是你必須尋找它。你必須先去尋找——絞盡腦汁、勞動筋骨、空虛內心，然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恩寵才會交到你手中。你從眼角就可以瞄到有東西在空中移動，而且是朝著你來。⁴

在等待天主賜下聖言時，必須寧靜，隨時準備接受料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但同時也要堅忍不拔、努力不懈。梭羅（Thoreau）談到寫作時說：「好好去認識你心愛的骨頭：啃一啃它，把它埋起來，過一段時間再從地下挖出來，再啃一遍。」這也是等待的功夫。

有一位道明會士安東尼·羅斯（Anthony Ross）是一位自律很嚴的蘇格蘭人。他曾是聲名遠播的宣道士，但後來因為中風，失去語言能力。專科醫師來檢查過後，告訴他：這輩子不可能再說一句話。他聽了，竟答說：「醫生，謝謝你！」讓那醫生大吃一驚，啞口無

言。安東尼之後的確不太能說話，但他用盡力氣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是他嚐盡痛苦後得勝的果實。就連幾百英里外的人們都跑來跟他辦告解，耐心的等他說出幾個字。你想聽到他說話，就必須等待。我動身前往羅馬前，他只給我一句話：「勇氣」。有很長一段時間，這句話就是支持我的食糧。同樣的天主聖言也需要花時間在我們內孕育。

我們常常處在復活前夕的困頓中，橫在眼前的是伊拉克戰爭、恐怖主義、多國的飢荒、愛滋病患人數暴增、還有我們個人的苦難。我們也像門徒一樣，在等待可能即將降生的話語時，學會了耐心。喬治·斯坦納在《實際的存在》結尾時寫道：

但我們卻處在復活前夕漫長的旅途中，一方面感受到痛苦、孤獨、說不出的荒蕪，另一方面又看到釋放、重生的美景在前面。面對聖週五的苦難：孩童受虐、愛情凋零，就連最偉大的藝術和詩詞也幾乎無能為力。而在復活主日的理想境界裡，美學似乎又不再存在的必要。因此所有形上學的想像劇及詩歌、音樂所描寫的都是期待安息日的基督徒心中的焦慮及憧憬，談的都是他們的痛苦及希望，論的都是會腐朽為灰燼的肉身及如烈火般飛揚的神

魂。他們歷經了無盡的等待，也就是人性的等待，仍然屹立不搖。如果沒有他們，我們怎麼可能有耐性？⁵

在等待時，我們瞻仰的是基督死亡的面容。雖然我們一直在默想那位至今仍舊生活的基督的架上七言，但我們看到的七個十字架上的基督沒有一個是活著的。要不是已經死了，像馮邁克的那樣，就是不見蹤影，像是諾福克監獄兄弟會、海地、薩爾瓦多或是阿根廷唸珠上的十字架，只有愛滋病患聖殤像裡的耶穌還活著，看著我們，可是祂不在十字架上。其實史上第一個十字架上的苦像也花了四百年的時間才出現，就在羅馬我住的聖沙比那會院（Santa Sabina）的門上，而後又過了五百年才敢呈現耶穌已死的容貌。

在期待復活節來臨時，瞻仰基督已死的聖容有什麼意義？而且爲什麼在復活節後，還要擺出耶穌死亡的苦像呢？英國神學家詹姆斯·艾里森（James Alison）強調：復活不是指耶穌生命已經走入另一個階段，祂已經把死亡拋在後面了，而是說現在的祂既是被釘的，也是復活的那一位。「耶穌的復活把祂在聖週五結束的整個生命及死亡都白白還回來了，也就是耶穌的整個人性，包括祂人性的死亡，全都回復了。⁶」在復活期頌謝詞

(三)中提到耶穌「被人處死，卻永遠生活。」

這就是說：耶穌還在我們中間，被我們排斥，被我們釘死。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祂問保祿：「你為什麼迫害我？」基督的聖身仍舊被放逐在窮人中，在所有生活淒慘的人裡。祂在我們中既是軟弱無力的，又是勝利凱旋的。所以架上七言談的不只是耶穌的過去，只屬於一個已經結束的生命裡的一刻。不只有我們可能有時候會呼求：「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為什麼捨棄了我？」基督也仍舊在我們內向父呼求。這張死亡的面容向所有代表權力、統馭的肖像提出挑戰，從耶穌時代錢幣上的凱撒像一直到像海珊這樣的暴君，海珊的像以前在伊拉克也到處可見。神學家大衛·霍德（David Ford）曾寫道：「顯然的，這位遭政治及宗教勢力打壓的受害者，在人們記憶中被釘死了的這一位，註定要不斷挑戰其他代表權力和權威的肖像。⁷」

舊約中至高的祝福就是得見天主的聖容。「求以你的慈容，光照你僕，求以你的仁慈把我救出。」（詠三十一-16）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館裡，有一小塊已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羊皮⁸。上面保存著現存最古老的聖經經文，是用在耶穌的時代就已經算古老的希伯來文寫成的。這是亞郎用來祝福以色列子民的話：「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願上主

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戶六 24 ~ 26) 這塊乾扁羊皮上的話經過了五百年的時間才成爲血肉，顯現在耶穌的面容上。在基督降生前，看過天主的人就活不了。我們乞求天主的慈顏光照，但我們不能回看天主。如今，在祂生命終結時，我們得以凝視祂死亡的面貌，卻輪到天主無法回看我們了。在基督內，天主變得極其軟弱，任人擺佈。凡是友情必定建立在對等的雙方之間，我們能成爲天主的朋友，就表示之前不能凝視天主的那種不平等必須被推翻。現在不只天主能看我們，我們也能看天主了。

大衛·霍德在這張死亡的臉上也看到天主在召叫我們負起責任。

這張臉代表耶穌基督完全的人性。當祂不在時，需要有人代祂扛起責任。這張臉一方面表明絕對負責的態度，但同時也意味著責任的完全移交。在這張臉前面，你可以認出一個甘願爲主爲人全然交付自己的人：祂爲我們而死，爲我們而不在，藉祂的死亡把我們的責任拓展到無限的範圍，就像耶穌比喻中的主人要遠行，留下管家管理家務。所以耶穌死亡的面容就是用祂的不在，具體的要求我們負起責任。⁹

霍德將此比做聖女小德蘭想到的耶穌在船上睡著的情景；門徒必須擔起責任，不要叫醒主。

我想我寧可說耶穌不是不在，而是透過我們臨在。這張死亡的臉要我們擔起責任，因為正如聖女大德蘭所說：現在祂沒有腳了，只有我們的腳；祂也沒有手，只有我們的手；祂沒有口，只有我們的口。天主聖言在復活節時從死者中復活了，耶穌升天節後，祂就不再以人形出現在我們當中，因此該輪到我們開口，繼續去努力打破人類的死寂。

美國一位黑人作家奧黛莉·羅德（Audre Lorde）被診斷出罹患乳癌後，死亡的逼近迫使她正視自己一向保持緘默的作風。

在不得不面對自己難逃一死的宿命後，我回顧了對自己的生命，不論它是多麼短暫，曾有的期許和盼望。這時我曾判斷過的輕重緩急及曾忽略過的一切，都在無情的檢視下變得鮮明無比。而最令我悔恨的就是我的緘默。我以前究竟在怕些什麼？怕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質疑或發言時，可能會招致痛苦或死亡嗎？但我們無時無刻不都在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受苦嗎？痛苦要不就會改變，要不就會結束。可是死亡卻是無法改變的寂靜。而且死亡可能隨時說

來就來，現在就到，不管我是否說了該說的話，或選擇背叛自己，暫時沉默，或者計畫改天再說，還是等別人發言。¹⁰

道明會士孔嘉（Yves Congar）曾講過一句很美的話：「聖經正透露出一股陽剛之氣。」面對死亡，聖經用了勇敢、堅強的話來回應。聖經裡不乏思想狂熱、精力旺盛、熱血澎湃、勇於發言的人，從亞巴郎到聖保祿都是。我們會讓這些人進入我們神學院或初學院嗎？我們是否覺得他們很不安全？他們能通過我們的心理測驗嗎？你永遠不知道他們在外面會胡說些什麼！

每次我們壓抑下正義之聲，就是與墳墓的寂靜、死亡的軍隊同流合污。有時候仗義執言需要有英勇氣概，因為結果可能就是壯烈成仁。當也是道明會士的奧蘭主教皮耶·克萊維爾（Pierre Claverie）知道自己可能被回教恐怖份子暗殺時，他的司鐸朋友試圖說服他保持緘默。就在他殉道前，一位朋友還對他說：「我想你說得太多了。還是低調點，我們需要你。」但主教答說：「我不能緘默，我要為真理作證。¹¹」他知道說話就會死。在英國不會發生這種事，但有其他各種壓力可能也需要同樣大的勇氣才能面對，甚至在教會內也是如此。

我們往往因為擔心別人不懂我們的話，而選擇三緘

其口。如果我們膽敢發表像迪士尼電影《外星奇緣》裡的理論，的確有可能被人誤報。新聞界可能曲解我們的話，害我們的信箱被憤怒群眾的來信塞爆。或者我們可能覺得在還沒找到恰當的話之前，還是暫時別開口比較安全，最好有別人先發言。可是我們必須鼓起勇氣，找出一句話來說，即使未必是最恰當的話。不要怕一開始說錯話，因為如果聖神已經傾注在教會內，教會就不會輕易走入歧途。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謙遜，即使話說得不夠完整、支支吾吾，也要開口，這樣才能幫助天主子民得到真理。要有開口說話的勇氣，也要有承認自己可能犯錯的謙遜。

我們可能爲了尊重教會權威而閉口不言，也可能自命爲權威，覺得別人該敬老尊賢，不該亂講話。有這種想法的人該想想聖師佳琳（St Catherine of Siena），就連在教宗面前，她也實話實說。她敢告訴教宗：天主要他們做什麼。在寫給教宗烏爾班六世（Urban VI）的信中，她說：「摯愛的聖父，請原諒我出言時的僭越，那是我受第一真理催迫，不得不說的。聖父，這是天父的旨意，這是祂對你的要求。¹²」當另一位教宗對她的有話直說感到不悅時，她致函教宗表達她和弟子必會直言無諱，「甚至對聖座亦然，只要能悅樂天主。¹³」有些人出言不遜是因爲喜歡抗爭、樂於被梵蒂岡譴責，但聖

師佳琳不同，她是一個絕對尊重權威、不願捲入衝突的人。相較之下，今天的教會太沉默了。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米洛茲（Czeslaw Milosz）在得獎演說中提到：「當一屋子的人都串通好要保持緘默時，一句真理之言迸出，就像槍聲一樣響亮。」

要能夠有勇氣發言，就必須先有勇氣聆聽。我們敢傾聽年輕人的懷疑和質問嗎？敢傾聽那些在神學上有不同見解的人嗎？敢傾聽那些自認為與教會不和的人嗎？會去傾聽那些因為離婚又再婚、或同性戀、或與人同居，而被歸類於社會邊緣的人嗎？除非我們曾靜靜的聆聽那震撼天地的聲音，也就是吾主天主的聲音，否則不會有勇氣去聽這些人的吶喊。如果能在天主前靜默，聆聽由死者中復活的天主聖言，那麼再沒有一種寂靜能把我們關在任何的墳墓裡了。

附註

1.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2000, p.76.
2. *Waiting for God*, London, 1951, p. 169.
3. *The Life of Pi*, Edinburgh, 2002, p. 208.
4. *The Writing Life*, New York, 1989, p. 75.
5. *Real Presences: Is There Anything in What We Say?*, London, 1989, p. 232.

祭・上・七・言
SEVEN LAST WORDS

6. *Knowing Jesus*. London, 1993, p. 20.
7. David F. Ford, *Self and Salvation: Being Transformed*. Cambridge, 1999, p. 208.
8. Jonathan Sacks, *Celebrating Life: Finding Happiness in Unexpected Places*. London, 2000, p. 148.
9. Ford, *Self and Salvation*, p. 206. *
10. *Sister Outsider*, California, 1984, p. 41. cited by C. Hilbert, *Speaking with Authority*, New York, 2001, p. 135.
11. Jean-Jacques Perennes, *Pierre Claverie: Un Algerien par alliance*, Paris, 2000, p. 358.
12. Letter to Gregory XI, (T255) 18-22 June 1376, trans. Suzanne Noffke, Vol II, *The Letters of St Catherine of Siena*, Tempe, 2001; cited by Hilbert, *Speaking with Authority*, p. 56.
13. *Ibid.* T305, p. 72.

我們的話

跨越暴力¹

我們仰瞻十字架上死而復活的基督。祂死亡的面容召喚我們負起責任，如今該輪到我們開口說話，打破寂靜了。主已復活，所以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因為祂必與我們同在，直到今世的終結。在最後晚餐時，耶穌不只把祂的身體給了我們，也吩咐我們去傳揚祂的一生、死亡與復活。初期教會承接這份責任後，寫下了福音及架上七言。而今天我們要如何面對這責任呢？

我之前提過：耶穌的架上七言不是為了給人生的意義提供一種特殊的詮釋，真正要討論的問題是人類的存在究竟有沒有任何意義。耶穌臨終的這些話使我們對話語的價值更有信心，也鼓勵我們繼續去尋找自己是誰、往哪裡走的答案。「萬有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祂而造成的。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若一 3) 因此所有想要了解人生意義、所有珍惜話語及其意義的人，都可能是我們的夥伴及盟友。我們一定偶爾會和他們意見相左，但靠天主的恩寵，這種差異反而能幫助我們更深認識天主聖言。然而

我們在傳報基督苦難、聖死及復活時，卻常把暴力加在其他信仰的信眾身上，尤其是猶太人。

從啓蒙運動開始，一直到不久之前，宗教彷彿逐漸失去影響力，在社會上也不再居於樞紐地位。隨著俗化勢力的擴散，各宗教間的差異似乎已變得相對的不重要了，這意味著以前的迷信即將被現代思維吞噬。但 911 的恐怖攻擊如同晴天霹靂，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宗教已經重回世界舞台的事實。幾乎只要有暴力的地方，就看得得到宗教衝突。我們基督徒要用什麼方法傳報十字架上的耶穌，才能為世人帶來和平、消弭暴力呢？我們要用什麼方法重提架上七言，才能修補與猶太教及回教的關係呢？

所有亞巴郎的信仰都帶有暴力的色彩。就如猶太教大拉比約納·薩克斯所指出的：「歷史上第一件宗教朝拜行為的直接效果，就是發生了第一宗謀殺案。」² 他指的是加音殺害亞伯爾。以色列民出埃及時，埃及的長子都死在床上，戰士也溺斃在海邊。基督生命的高峰是被殘酷的處死。我們的信仰不可能不沾血腥，我們不可能說基督是壽終正寢的。但基督徒要如何傳報祂的苦難與聖死，才不會給別人帶來暴力呢？矛盾的是：猶太教看到帶領他們出埃及的天主變得如此軟弱時，選擇了展現剛強威武來鞏固他們的信仰；基督宗教則剛好相反，

我們一直很難接受：既然信奉了這位甘願受人欺壓的基督，怎麼還能對別人如此暴力相向？猶太教徒的問題是如何揭露曾遭受的暴力待遇，而我們的問題則在如何理解曾對別人施加過的暴力。也因此納粹屠殺猶太人的事件對這兩個宗教都是很大的危機。

接下來我想粗淺的談談近代歷史裡三個暴力肆虐的時刻：征服美洲、屠殺猶太人及 911 恐怖攻擊，看看它們如何帶領我們重新省思基督的死亡與復活。這些創傷中的每一件都在邀請我們洗淨我們信仰中的暴力傾向，要我們改變對劇中演員的了解。也許我們會發現自己扮演的角色和想像的不同，就像在讀莎翁名劇「李爾王」時，我們原本以為自己是三個女兒中唯一忠於父親的小女兒考狄麗亞（Cordelia），結果竟發現自己是那兩個無情無義的大女兒。這三個事件改變了我們對時間的了解，釐清了我們的時間和耶穌救贖時間之間的關聯，也改變我們在這塵世生活的方式。我還會稍微提一下：猶太教及回教如何幫助我們用更美、更合乎真理的方式，來傳報基督的死亡復活。猶太教一直像我們在西方基督宗教文明裡的「另一邊」，而回教則向來是我們在外面的「另一邊」，直到最近才改觀。也許這兩者都能幫我們正確的傳報基督信仰。

征服美洲

征服美洲的事件對於我們傳報基督死亡復活的態度提出了一個質疑，疑問的癥結就在一句話：「教會以外別無救恩。」中世紀教會相信：基督的復活開啓了全人類的一個新紀元。從此以後，任何人不可再有藉口不信基督，因為全世界都聽到了福音。猶太人和回教徒如果還繼續拒絕基督，他們就有罪了。當時的人把耶穌受難史當成當代歷史來讀，所以一看到隔壁住的猶太鄰居，就認為他們是拒絕基督、讓基督流血的兇手。他們的福音故事裡有「我們」和「他們」之別，把自己人和外人清楚地分隔開來。他們在街頭往來的人群中，就可以看到那些曾經站在十字架下戲弄救主的人。

征服美洲後，教會對這種想法開始信心動搖。他們很驚訝發現：居然有數百萬人從來沒聽說過基督，救恩史的故事裡也沒有他們的份。他們怎麼可能拒絕基督？這個事實給了他們無比的震撼。一位法蘭德斯的神學家亞伯·皮吉（Albert Pigge）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時才二歲大，他寫道：

如果你說基督福音現在應該已經傳遍普世，沒有人可以再藉口謊稱不知，那麼事實必會駁斥你。

因為現在每天都有數不盡的國家被發現，這些國家及他們的祖先從來沒見過福音的宣講，當地的居民至今也根本沒聽過基督的名號。³

對這個中世紀想法提出最大挑戰的，無疑是西班牙薩拉曼加（Salamanca）大學的道明會士，想必是因為他們和希斯盤紐拉島（Hispaniola），也就是現今的多明尼加共和國及海地的會士常有往來。當地的弟兄和他們分享了原住民遭到的暴力凌虐。所以令人震驚的不只是這些人存在，更是他們在西班牙人手下吃了多少苦頭。1511年西班牙道明會士安當·蒙特西諾（Anthony Montesino）在將臨期第一主日的那篇著名講道中，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憤怒。他大聲質問西班牙人是如何對待印地安人的：「他們不是人嗎？他們沒有理性的靈魂嗎？你們憑什麼對他們發動攻擊？你們豈不該愛他們如同愛自己一樣嗎？」當殖民地的統治者向道明會院院長柯多跋（Pedro de Cordoba）投訴時，院長只答說：安當宣講時，是代表整個團體在宣講。加祿茂（Bartolome de Las Casas）也讓這義怒之火繼續燃燒，不時向弟兄報告西班牙人的殘酷作為。這些西班牙的基督徒已經成了拜金的異教徒，而外邦的印地安人反而成了被釘死的基督。

這種不人道的暴行對基督信仰的傳報造成了什麼改變呢？在薩拉曼加大學裡，維多利亞的法蘭西（Francisco de Vitoria）曾懷疑：是不是只管向人民宣報福音就夠了；他們若不接受，就是他們的錯。但是如果他們拒絕接受基督，是因為看了基督徒的暴行，又怎能責怪他們呢？他寫道：

對我來說，就這樣把基督信仰擺在原住民面前，告訴他們非信不可，不信就有罪，為我不夠的。……我聽到很多醜聞、罪行和褻瀆的作為。這樣看來，基督信仰在宣報時，並沒有展現足以讓他們順從的尊重及虔敬。⁴

皮吉也把同樣的原則應用在回教徒身上。如果從來沒有人用令人懾服的方式向他們宣講福音，又怎能怪他們拒絕福音呢？這些回教徒和印地安人在基督死亡復活的故事裡，不再只是演員，只在我們的故事裡跑跑龍套。他們也是有自主意識的主體，會聽我們言，觀我們行，然後自己做判斷。更何況，他們未必會扮演我們指派的角色，因為他們是被釘的基督，而把他們釘在十字架上的正是基督徒。

另一個轉變是基督死亡復活的故事與時間的關係。

聖多瑪斯同意：在基督來臨前的外邦人雖不認識基督，但憑著對基督隱含的信仰，也可以得救；但在基督之後，就必須有明確的信仰，才可得救。中世紀的說法所認定的時間點只有一個，就是基督歷史中基督復活的那一刻。但是另一位薩拉曼加的道明會士多明哥·叟托（Domingo Soto）則認為：印地安人生活在他們自己的時間裡，對他們來說，決定性的一刻不是基督從死者中復活的時刻，而是他們與主相遇的時刻。在那之前，他們也可以因為心中隱含的信仰而得救。所以重要的是他們自身故事裡的時間，而不是一個普世通用的時間點。此外，個人也成為自己故事的主角，而不只是一齣普世大戲裡的小角色。

這些改變看起來只像神學上小小的調整，把天堂之門打開一條細縫讓非基督徒進入。但也可以解讀為教會鬆開了對基督死亡與復活的掌控，這個奧蹟變得不再絕對歸教會所有，也能分施給那些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或可能不是按我們期待的方式生活的人。因為我們意識到，在美洲曾有的暴行，才使得這個救贖普世的奧蹟可以稍稍開放給不同的人，我們也才開始懂得尊重陌生人。

屠殺猶太人

屠殺猶太人這種說不出口的暴行簡直太駭人聽聞，使我們不再有信心能再道出任何信仰的故事。如果天主教在這個時刻什麼也沒做，猶太人要如何告訴別人：天主行了各種奇妙化工？如果主耶穌的一些信徒也是這個暴行的共犯，基督徒要如何告訴別人：我們的救主在十字架上受盡欺凌？這兩個宗教還能說出什麼故事呢？美國知名作家達克托羅（E. L. Doctorow）在反省奧斯維新集中營的慘況後，寫下了：

有誰敢把天主裝進我們這個不明就裡的故事，把祂關在裡面，限制祂的行動，別忘了祂可是創造出我們想像到和想像不出一切的天地大主……就憑我們談論「祂」、或是「她」、或是誰的故事嗎？我們究竟打著信仰的名義在胡說些什麼？⁵

猶太教的拉比艾文·葛瑞伯格（Irving Greenberg）說：「看到孩童被活活燒死這種喪盡天良的暴行時，應該沒有任何神學或其他方面的論述能提出合理的解釋。⁶」任何人看到了嬰孩被燒死，還說的出什麼話呢？我們又再一次看到人類對話語的信心面臨重大危機。

在聖週時，我們聆聽了宣讀受難史，其中有些句子幾乎已經無法忍受，尤其是出自瑪竇及若望福音的部分，我們怎麼可能覆誦這些話：「全體百姓回答說：『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瑪廿七 25）當我們聽到這段經文時，可能很想隨便找些說詞搪塞一下：基督宗教本來很純潔、正統，只不過後來墮落了，才有這種結果；我們的信仰本來很美好，但是被後人的偏見及缺乏基督精神的仇恨所扭曲了。這樣子大玩文字遊戲，想盡辦法找出一些蛛絲馬跡，證明以前的信仰故事如何純真無瑕，這是毫無用處、不會有效果的，就像以歷史中的耶穌作為我們信仰的基礎一樣，結果只會找到你想要找的東西。相反的，我們必須承認：就是因為出現了屠殺猶太人的恐怖事件，才能幫助我們在現今更謙遜、更戰戰兢兢的去探究基督的故事。英國大主教羅溫·威廉斯（Rowan Williams）談到個人在尋找自我定位時，曾寫到：「自我不是先剝掉一層層外殼後，才在核心找到的實體，而是一個完整的實體，必須整個呈現。⁷」同樣地，能讓教會找到自己定位的基督的故事，也不需要剝掉層層外殼，去到核心裡尋找。在屠殺猶太人的事件之後，我們要讓聖言的故事用新的方式呈現出來。

我們不可再把猶太人當成我們劇本裡的演員，叫他們扮演我們安排的角色。我們已經把猶太人變成神話，

要他們在一個他們不認同的劇本裡擔任跑龍套的角色。就如一位學者所說，我們其實在利用猶太人來幫助我們思考⁸。這種替別人亂排角色的暴力是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共犯。其實我們年長的猶太弟兄姊妹有自己的故事要說，他們要講述如何被揀選、如何求生存，他們要為天主的忠信作證。我們會對別人暴力相向，表示我們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說好，沒有真正了解甘願把另一邊面頰轉給人打的那一位。會發生猶太人遭大屠殺的事件，就表示我們對耶穌苦難、死亡與復活的了解有偏差，我們的解讀中隱藏了暴力。

這意味著猶太人到今天仍舊是天主教會本來就有的一部分。如果不承認他們的地位，我們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86 年在羅馬的猶太教會堂對猶太團體的演說中說過：「猶太教對我們來說不是外面的宗教。從某個角度來看，它其實是天主教『固有』的一部分。⁹」所以在傳報基督信仰時，比較恰當的態度是：承認我們不是唯一有權解讀基督故事的人。這一點在 2002 年也經由宗座聖經委員會確認：

基督徒可以，也應該承認：猶太人對聖經的解讀是可能成立的，而且是第二聖殿期猶太聖經的延續。他們的解讀和採用相同結構的基督宗教解讀法

類似，二者都和各自的信仰觀有密切關聯，都只是在表達各自的想法，因此二者都不可刪減。¹⁰

這表示我們對於要傳報給普世的信仰故事，應該釜底抽薪的改變原先的認知。更何況，我們的故事中如果沒有為猶太人的故事留一席之地，又怎稱得上具有普世性呢？我們的福音若想要成為真正的好消息，就必須傾聽猶太教的好消息。我們的 DNA 本來就有雙股螺旋結構，一股是猶太教，另一股是基督宗教。¹¹

最後我們要承認：基督的故事也是猶太人的故事，猶太人不只扮演控告耶穌的角色，事實上可能所有角色都有他們的份。他們是門徒、是耶穌、是群眾、也是大司祭。我們害怕聽到他們對耶穌的指控，但那其實是猶太人關起門來辯論的話，這些話的暴力也只能說是家人之間的爭吵，就像先知斥責以色列民一樣。因此如果硬要給猶太人安插一個特別角色，那麼在猶太人大屠殺事件之後，最適合的角色就是被釘在十字架上受害者的角色。他們不是「殺害天主的兇手」，而是被排斥在外的一群天主選民。

九一一事件

今天我們也生活在另一個暴行的陰影下，就是最近發生的 911 恐怖攻擊。約納·薩克斯形容這個事件為：「二個彼此互相威脅的普世文化：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回教極端份子，相遇時引爆的衝突。¹²」在那恐怖的一天目睹的暴行，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我們經濟體制裡暗藏的暴力。因為目前的經濟結構雖然的確為數百萬人創造了財富，卻也製造了貧窮及日益惡化的貧富不均問題。地球村裡三分之二的居民住在貧民窟裡，生活費用比歐盟國家給一頭牛的補助金還少。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這種暴力報應在我們身上。就如羅溫·威廉斯大主教所言：

在已開發的西方經濟實體裡發生的每一筆交易，都可被解讀為一種侵略行爲，一再打擊世界經濟遊戲中的輸家。儘管我們再三抗議這種比喻是一大諷刺，但當事人的感受就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開始承認：這種感受就是我們從全球化獲取利益時，必須付出的部分代價。¹³

這個暴行是現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結果。如果反對

市場機制本身，其實沒什麼道理；但目前市場的運作卻和經濟強權國家的利益掛勾。而且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市場的發展也和基督宗教某種普教主義（universalism）有關。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就是一個很好的代表。1858年爲了運河工程所成立的公司就名爲「普世公司」。在開通典禮上，教廷公使發表了一篇振奮人心的演說，把運河的開通比喻爲創造天地時，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行。全人類都合而爲一。「西方和東方啊！快來相會吧！看看對方，認識一下，彼此問候，相互把握！」不用說，這一切都是基督教的天主指示下發生的。「在新月的光芒下，十字架高高聳立，受萬民景仰。¹⁴」在這裡十字架所代表的普世性，與西方基督宗教的帝國主義有很深的關連。

因此 911 的暴行必會讓我們暫停腳步，想想是否不該往前推進，而該重新思考如何傳報基督的死亡及復活。今年四月我和道明會開羅會院的院長連袂走訪哈札爾（Al Hazar）的清真寺。祈禱後，我們坐下來和三位大學生交談。其中一位亞米爾（Amir）和我還保持聯絡，尤其是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看到這位虔誠的回教青年分享對和平的渴望，真是很美的事，可以感覺到他很樂於讓我這位陌生人進入他的內心及生活。

在讀二十世紀西方可能最偉大的回教專家馬西農

(Louis Massignon) 的作品時，我對這種關係的特質有了一點了解。他說回教徒好客的態度幫助他回到基督信仰的大家庭。因為在這所大學及在美索布達米亞 (Mesopotamia) 受到了熱忱歡迎，使得他願意打開心門迎接陌生的天主進入他的生活。透過對回教的研究，他發展出一種理論，叫做「神聖的好客態度」。因著這種態度他們甚至願意分享陌生人的苦難。富高神父 (Charles de Foucauld) 曾提到這種被殷勤款待的經驗；皮耶·克萊維爾主教也曾在回教家庭作客。當他生命受極端份子威脅時，這些回教徒提供了防護，保障他的安全。這種熱忱接待陌生人的態度，和全球化市場的西方世界形成強烈的對比。冷酷無情的全球化市場絕不會殷勤款待別人，因此讓受傳統文化薰陶的回教徒覺得：這種毫無同情心的市場文化褻瀆了他們。沒錯，市場是好的，阿拉伯世界就是靠貿易建立起來的；但是他們反對把整個世界變成一個大市場。

回教這種歡迎陌生人的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和他們平常排斥異己的形象完全不合。聖母大學 (Notre Dame) 的大衛·布瑞爾教授 (David Burrell) 在 2002 年劍橋的一篇演講裡提到：「只要陌生人一出現，他們就一擁而上歡迎他。」為什麼？

九一一事件
我們的話

這也許和可蘭經的要求有關。在聆聽可蘭經時，聽眾必須回答。因為這個回應是在團體裡進行的，因此聽眾等於連成一體一同答覆天主聖言，也開始積極參與這種天人合作關係中醞釀出的計畫。¹⁵

儘管我們的信仰不同，而且事實上回教徒認為我們的啓示已經被穆罕默德的啓示取代，但有些回教徒還是很尊重我們，認為我們是和他們一起聆聽天道的人。也許因為回教徒對天主的超越性有很深的意識，所以能用相對的態度看待任何一個排他的宗教。

劍橋大學的提姆·溫特博士（Dr. Tim Winter）在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中，把這種開闊的胸襟歸因於回教沒有和某特定民族訂立盟約，也沒有特選的子民。他提到可蘭經中的一段經文（7.172）「的確談到天主在創造天地之前，就和每個人簽訂了一個自起初即有的盟約。但在回教徒的想法裡，回教不是與特定一小撮人訂立的盟約，而是在末世時要重建這個創世即有的誓約。這個盟約的『標記』之一就是：到麥加朝聖的教徒都要朝覲天房，這天房就是屬於『全人類』的。¹⁶」這樣看來，回教或許不是排他性的，它的普教主義不是只傳報給某一個特定民族。沒有所謂的匿名回教徒，全人類都蒙召來認識穆罕默德所啓示的唯一且公義的天主。各民族都有

天主派遣的先知在宣揚祂的旨意。有些回教徒相信：在終審判時，梅瑟會為猶太人轉求，耶穌會為基督徒轉求，而穆罕默德會為所有人轉求。回教能取代猶太教和基督宗教，不是因為它收錄了一批新的天主子民，而是因為它大公無私地把天主的旨意揭示給全人類。

基督宗教的西方世界幾乎從一開始就被回教定位為「另一邊」，所以用暴力來抗議西方為主之經濟體制的元兇就是回教極端份子，這件事一點也不奇怪。如果說回教可以幫我們了解所有被我們害得一無所有、情景淒涼的「另一邊」的人，算是癡人說夢嗎？但其實回教甚至可以幫我們進一步探索我們所生活的基督信仰，使我們在傳報這個故事時，更懂得尊重陌生人，把他們看作一同領受聖言的聽眾。它能教我們熱忱對待地球村裡的陌生人，引領我們在自許為「天主子民」時，態度更謙遜，讓我們放開對基督信仰自以為是的了解。我們必須和人分享基督的故事，如同耶穌分享了祂自己。若要使萬民成為門徒，就必須自己先做門徒、學生。

身為基督徒，我的確把信仰建立在基督的死亡與復活上，也把這一刻看作是天人關係中決定性的時刻。但猶太人遭屠殺的慘劇改變了我對這件事的了解，發現我們信仰的基礎 DNA 是雙螺旋結構的。所以我們和猶太教內在的結構是相連的；911 的危機又把我們再往前帶

一步，讓我們看出：雖然回教和我們是另一種關係，我不是在暗示可能有三螺旋結構，但它也能教我們如何把我們的信仰傳得更好。

讓我們看看教會的標記十字架。剛才我已指出：第一個十字架苦像出現在我在羅馬住了九年的聖沙比那會院門上。那是西元 432 年的作品。羅馬帝國才剛皈依天主教，我們就有勇氣搬出這個帝國殘酷的鐵証，這算不算是巧合呢？而這個十字後來卻成了十字軍侵略的標記。似乎要經過漫長的教育，我們才漸漸明瞭十字的意義，並認識「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二 8）的那一位。在海地，加祿茂看到原住民被西班牙人釘十字架；在猶太人大屠殺裡，我們看到猶太的弟兄姊妹也同被釘在這個十字架上；也許現在，在 911 之後，我們能更清楚意識到：我們所屬的這個經濟體制也在把無數人釘在十字架上。而回教可以幫助我們看出該如何傳報基督信仰，才能讓福音真正廣傳全人類。

英國大主教羅溫·威廉斯在 911 之後說：

我們來思考一下我們的中心標記——耶穌的十字架，怎樣才能讓它不再常常成為正義受傷的標誌呢？如果耶穌真是天主對我們說的話，是天主給我們的聖言，那麼祂的十字架永遠會既屬於我們，又

不是我們的。它所象徵的不是我們自身的苦難，而是天主爲了完成救贖工程，甘心受人傷害。它不是某個殉道者的勝利成果，而是爲所有苦難中的人準備的，因爲它不是人的力量能造成的。¹⁷

我們已經一同聆聽了基督的架上七言。這七句話許諾：我們所犯的暴行全都被寬恕了；我們縱然好像一無所有，仍舊擁有天國；我們破裂的關係會得到融合。當我們陷入淒涼孤寂的幽谷時，這些話會擁抱我們，告訴我們天主向我們乞求一個禮物，邀請我們打開心門接受圓滿的愛，並預許我們最後可憩息在主愛內。也許 911 事件要我們用那些被我們排斥和壓傷的人的耳朵來聽這些話，不論他們和我們信仰相同或不同，或沒有信仰，因爲十字架上的基督不是只屬於我們，而是屬於所有受迫害的人。

我們道明會的弟兄奧蘭主教皮耶·克萊維爾在被暗殺的前一個月，曾經說過：「當教會出現在那撕裂人性、釘死人類的裂痕上時，教會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高懸在天地之間時，用祂張開的雙臂聚集了那些被罪惡擊潰、四散各地的天主子民，讓他們回到天主的懷抱中。罪惡縱然使天主的子民分化、孤立、彼此反對、也反抗天主，但耶穌已把自己放在這些

被罪惡撕扯開的傷痕上。同樣的，在阿爾及利亞，我們也站立在一個殃及世界每個角落的地震裂痕上，在回教與西方世界、北方與南方、富人與窮人的裂痕上。我們站在這裡是對的，因為基督的復活之光就是要從這個裂縫穿透出去，照耀普世。¹⁸」

附註

1. 這一段大部分取材自我的文章「『去使萬民成爲門徒』是宣講天國，還是宗教帝國主義？」*New Blackfriars*, July / August 2003, pp.323 ~ 34.
2. *The Dignity of Difference: How to Avoi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p. 46.
3. Francis A. Sullivan, SJ, *Salvation Outside the Church? 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Response*, New York 1992, p. 80.
4. *Ibid.*, p. 72.
5. From 'Heist' quoted by Robert W. Bullock, 'After Auschwitz: Jews, Judaism and Christian Worship' in '*Good News*' after *Auschwitz: Christian Faith within a Post-Holocaust World*, eds. Carol Rittner and John K. Roth, Macon, 2001, p. 69.
6. 'Cloud of Smoke, Pillar of Fire: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Modernity after the Holocaust' in *Auschwitz: Beginning of a New Era?*, ed. Eva Fleischner, New York, 1977, p. 23.
7. *On Christian Theology*, Oxford, 2000, p. 240.
8. Rowan Williams 引述自 *Writing in the Dust: Reflections on 11*

祭 · 上 · 七 · 言
SEVEN LAST WORDS

- th September and its Aftermath*, London, 2002, p. 65. 他並未提到這位學者是誰。
9. Quoted in *The Jewish People and their Sacred Scriptures in the Christian Bible*,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Rome, 2002, p. 196.
 10. *Ibid.*, p. 51.
 11. 感謝 Dr. Janet Martin Soskice 的評論，我才想出這個比喻。
 12. *The Dignity of Difference*, p. 20.
 13. *Writing in the Dust*, p. 58 (n. 17).
 14.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 1995, p. 91.
 15. 很感謝大衛·布瑞爾教授寄給我這份講稿。
 16. 'The last Trump Card' in *Studies i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9/1999/2, pp. 133-155.
 17. *Writing in the Dust*, p. 77f.
 18. Perennes, *Pierre Claverie*, p. 301.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架上七言 / Timothy Radcliffe 原著 ; 左婉薇
譯. -- 初版. -- 高雄市 : 多明我, 民 95

面 : 公分

譯自 : Seven last words

ISBN 978-986-81796-2-2(平裝)

1. 基督學

242.296

95013906

架上七言

原 者 : Seven Last Words

原 著 者 : Timothy Radcliffe O.P.

翻 譯 : 左婉薇

准 印 者 : 台南教區主教 林吉男

出版總號 : 0103

出版分號 : 宗教類 I001

出 版 者 : 多明我出版社

發 行 人 : 黃金昆

地 址 : (802) 高雄市建國一路 354 號

洽詢電話 : (07)224-6590

郵撥帳號 : 42180506

戶 名 : 申麗莉

本出版社經行政新聞局核准登記發給

出版事業登記局版台字第一九一九號

總 經 銷 : 聞道出版社

E - MAIL : windowp@ms76.hinet.net

電匯帳號 : 日盛銀行台南分行 007-01-041111-1-11

TEL EX : JSIBTWTP 007-10-000140-7

郵撥帳號 : 0031875-1

戶 名 : 聞道出版社

印 刷 者 : 韋懋實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6-81796-2-9 (平裝)

ISBN: 978-986-81796-2-2 (平裝)

定 價 : 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整 (NT 250 元)

有鑒於教會內各修會擁有其珍貴的文字著述頗多且具有福傳價值；聞道本著文字福傳的精神，為讀者提供更多的閱讀訊息，讓教會這珍貴的寶藏得以廣傳於世，讓更多的人能受到教會聖言的啟示、聖人生活的感動，使之信仰的種子得以受到滋潤。為此，聞道願提供出版上的配合計畫，讓這些著作得以集結成冊，並以系列叢書的形態發行，方便讀者的閱讀及查詢。



我稱你們為朋友 聯合發行

定價：300元

原 著：I Call You Friends

原著者：Timothy Radcliffe O.P. 譯 著：左婉薇

道明會賴茂德總會長的這本書展現了難得一見的清新風格，不但表露出修會長上對新思維的開放胸襟，又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坦誠態度。這種坦率加上不時流露的輕鬆筆觸是真正謙遜的記號，也是這本書獨具魅力的原因。

《我稱你們為朋友》一書分為二部分。前半部敘述賴茂德神父的心路歷程，從備受呵護的童年及在英國的求學生涯，到蒙召成為度神貧生活的道明會士，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後半部收錄了他在世界各地一連串演講的講稿。不論在馬尼拉、布拉格、或墨西哥，他總是以鏗鏘有力又不流於說教的口吻，道出信仰最基本的真理。相信讀者看了這本啟發人心的好書後，必會油然而生欽佩之心。



滾石之旅 聯合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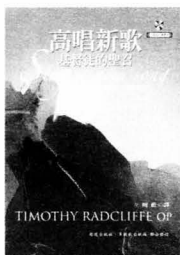
定價：400元

原 著：Canto rodado

原著者：Baldomero Jiménez Duque

翻 譯：台灣道明會天主之母隱修院

此書不是一部瑪利德蘭姆姆的傳記，而是一些摘自她著作的片段。此外，數位本會修女長篇書面見證，也構成本書大部分資料，其餘的部份才是本人的筆耕。我說得少也許更好，不過這就是我個人為她所做的見證。對我而言，她是一位令人景仰，又備受人愛戴的女子。一摘自作者的話。



高唱新歌 聯合發行

定價：3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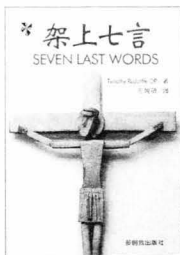
原著：Sing a new song

原著者：Timothy Radcliffe O.P.

譯著：左婉薇

這本書收錄的許多篇文章原為發願的修會會士而寫的，但希望對所有渴望善度基督徒生活的人也有些幫助，畢竟修道人和其他人面臨的挑戰是一樣的，都要應付我們的性慾、學習理財、祈禱、建立團體…我們的聖召就是為讓世人明瞭人類的天職。如果我們做不到這點，我們的生活就等於在浪費時間。

本書定名為《高唱新歌》…聖奧斯定曾說：我們這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必須高歌，尤其害怕有野獸在夜間出沒時，更要引吭高歌，因為歌聲可以克服恐懼，而恐懼正是基督徒生活中最大的敵人。—摘自前言



架上七言 多明我出版

定價：250元

原著：Seven last words

原著者：Timothy Radcliffe O.P.

譯著：左婉薇

架上七言自古以來一向是基督徒默想的中心，海頓還為其譜曲。這七句話是耶穌的人性面對死亡的經驗縮影，也對人類的處境做了最深度的探討。

本書的每一則默想都搭配了一張十字架圖片。這些幾乎全是現代的十字架…希望它們能帶領讀者更深入祈禱及默觀。



聖道明精神的復興 多明我出版

定價：180元

原著者：貝根頓

譯著：傅文輝

像道明會這樣古老的修會，能有適合於太空時代的成份的東西嗎？如果聖道明的精神和遺產能適合於現代，那麼這些對於分佈是如此廣闊、組織如是複雜的宣道弟兄會還能有十足的意義嗎？當聖道明創建修會時，他心中所認為最重要的元素是什麼？道明會聖召的因素由這七百五十年歷史中能澄清嗎？而這些因素在今天，一如在聖道明時代或在五十年以前能合適嗎？這一連串的問題，應當分析並謹慎的研究。現在這本書的寫成，乃是幫助答覆這些問題。

訂購辦法

多明我出版社

地址：(802)高雄市建國一路354號

電話：(07)224-6590

郵撥帳號：42180506 戶名：申麗莉

聞道出版社

地址：(700)台南市開山路197號

電話：(06)214-4037 傳真：(06)214-1148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名：聞道出版社

訂閱辦法

聞道叢書，每逢單月出版一書，全年固定六本書，並贈送月曆與聖經記事日曆；此外，並依特殊需要不定期出版專書如：小品散文、靈修信仰及教育等專書。

(一) 自2001年起，調整年度訂費：

國內：全年壹仟元。(N.T 1000元)

港澳地區：全年港幣參佰零伍元(H.K 305元)，
或以等值美金計算。

其他地區：全年水路美金肆拾伍元(U.S 45元)，
航空美金玖拾元(U.S 90元)

附記：長期訂戶購買聞道書籍可享七五折特惠優待。

(二) 海外地區匯款，請註明訂戶姓名，

國內電匯帳號：日盛銀行台南分行 007-01-041111-1-11

國外TELEX: JSIBTWTP 007-10-000140-7

戶名：聞道出版社

或使用支票寄款時，祈勿指定固定銀行，請書寫
聞道出版社 收 Catholic Window press

(三) 郵撥帳號：0031875-1

戶名：聞道出版社

電話：(06)214-4037

傳真：(06)214-1148

(四) 貴訂戶如更改地址，懇請告知舊址與新址，以便檢查並如期寄上新書。多謝支持，如有延誤，敬請包含並稍待些。

(五) 懇請批評、指教、介紹，以推廣教會書籍，收到福傳效果。

架上七言

SEVEN LAST WORDS

架上七言自古以來一向是基督徒默想的中心，海頓還為其譜曲。這七句話是耶穌的人性面對死亡的經驗縮影，也對人類的處境做了最深度的探討。

本書的每一則默想都搭配了一張十字架圖片。這些幾乎全是現代的十字架，是別人送給賴茂德神父的禮物，也因此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希望它們能帶領讀者更深入祈禱及默觀。賴神父不論寫什麼，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樣的，這些默想也都以當今時事為背景，充滿現代的氣息，再加上許多個人經驗的描述，因此更具有個人風格。



這是一位足跡遍及世界各地，看盡世上悲歡憂喜的道明會士所寫出的完美靈修讀物。

ISBN:978-986-817-962-2



9 789868 179622

00250



定價 250元